

曼哈顿租房记

2018.10

不太明显的ABO设定，纽约工薪一族AU，都市轻小说

cp:

Beta！格策/Omega！罗伊斯

Alpha！莱万多夫斯基/Omega！克罗斯

豆腐丝前任提及

一句话简介：莱万破产了！八百万的豪宅和八十万的豪车全都299，299卖啦！而且，他似乎还不得不带着现任阿宽去蹭前任罗伊斯的房子……

可想而知，生活在曼哈顿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不过东欧移民罗伯特·莱万多夫斯基还是渐渐站稳了脚跟，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公费旅游、伦敦定制西装和稳定的交往对象：七八年前，当他还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商科研究生的时候，寄宿的那个德裔家庭的小子正好在同一所大学学地质和水文。某一天，罗伯特打开卧室门，发现托尼——就是那个小子，站在外面，问他要不要一起搭车，罗伯特注意到年轻人的金发和蓝眼睛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他本欲拒绝却一口应允——兜兜转转很久了以后他才意识到那是什么——准确些，是在罗伯特在纽约找到工作后的一个雨夜：那天老板把他训的狗血淋头，他没有伞，也没有心情等车，就缓步在雨中走回家。刚到门口，他就看到房门前有一个黑影，还没等警觉心代替沮丧，罗伯特的鼻子就比眼睛先辨别出了对方，那是熟悉的信息素味道，是托尼·克罗斯正靠在他的门口。可能是来的早吧，这小子一点没被雨淋到，见鬼的神采奕奕，还眨着眼睛问他可不可以寄宿几天。罗伯特开门让他进了屋，在没弄清他为何会出现在这里之前，他们已经滚上了房东的碎花褥子。

可能在这时候讲这些过去的事情有点啰嗦，但是这有利于帮助你理解罗伯特现在的处境。有这样过去的罗伯特，你懂吧，像所有优秀的普通人一样，在半个月之前还有着谨慎乐观的未来预期，再摸爬滚打几年就将迎来再次升职（甚至用不上几年，他在所有经理里成绩最好），建立一个正常的AO家庭，或许养几个孩子。（这个他还没和托尼商量过，但他看到托尼在人鱼线上纹的那只向下飞的送子鸟了）买一个南方阳光地带的住宅和足够的养老保险，或许像托尼一样去大学讲讲课？但接踵而来的打击淹没了一切：半个月前，先是他买的拜仁慕尼黑股票在德甲里表现惨烈，不可思议的全部跌停，只能即时抛售止损。饶是如此，罗伯特发现自己不但丢掉了多年积蓄，可能还还不上下月的房贷。毕竟资金不等于现金流。这还没有完，就在今天早上，老板把他叫到办公室，说公司怀疑他正在为另一家投行工作，出卖客户信息，并且正准备跳槽。罗伯特向他保证这都是诬陷，他甚至愿意以未来孩子的名誉担保。但他看着老板的眼睛，明白已经没有挽回余地。他回办公室收拾了东西，跟自己的秘书打招呼让她另谋高就，他心知有人看自己的位置不顺眼，此刻自身尚且不保，跟了他多年的秘书自然也有危险。他的东西倒也没有多少，简单的收到纸箱里，该留下的都留下，该搅碎的都搅碎，出门跟仍然一脸惊讶的下属们打了个招呼，就进了电梯。他没有过于愤怒，也没有流眼泪，罗伯特知道自己为自己保留了最后的尊严。

现在的问题是，他必须回家向托尼坦白一切。是的，他们的跑车没有了，房子也得暂时抵押出去。他这时才开始后悔，自己在摔门而去的时候太坚决了点，不然可能还有三到六个月的工资可以领。罗伯特在路边的咖啡店坐下，抽出方巾抹了一下脸，叹了一口气，点了一杯美式冰咖啡，帮自己冷静一下。现在才是上午，他还有一个下午来为他们寻找一个住的地方，这样他就可以告诉托尼，一切还没有那么糟。

“莱万？”这时他听到一个声音试探的传来。

他回过头，操，是马尔科·罗伊斯，他在托尼之前的男友。他们曾有一段愉快的时光，但那个时候莱万忙于晋升和应付天天都像欲求不满的老板，没有功夫应付马尔科不时的约会要求。最后他们大吵一架以后像成年人一样分了手，心里却都明白归根到底这是对生活的不同审美造成的：他们都渴望挑战和刺激，这是他们当初在一起的原因。但马尔科只享受其本

身，胜利与否到可以退而求其次，在他生命中总有更重要的事情要珍视；而罗伯特总是对结果要求更多。罗伯特后来想起来，常常觉得自己当时太混蛋了些。

因为这种不知名的愧疚，马尔科在他此刻最不想见的人排行榜上排名No.2，仅次于托尼。

“你怎么了？”糟糕的是，马尔科看样子是一个人来的，而且已经走过来了，好奇又审慎地看着罗伯特和他的纸箱，“这没有人吧，我可以坐你对面吗？”

罗伯特只能点点头，请他坐下。马尔科坐下来，把墨镜摘下放到桌上，点了一杯香草拿铁，莱万记得他当时就受不了苦味，喜欢吃甜一点的东西，现在果然还没什么变化。他的人看上去也跟过去一样光彩夺目，罗伯特揉揉眉心想，不像自己最近忙的都没有心思刮胡子。

“这是被老板踢出来了？还是准备另谋高就了？”马尔科啜饮了一口咖啡，就指着他的箱子直接开口。

“前一种。”罗伯特本来可以掩藏的，这样可能还可以让他显得不那么丢人。但操他妈的，最近一些日子他实在承受了太大的压力，托尼又天天泡在实验室里，跟他说金融市场动向他也不懂，无法帮他分担什么责任。就在现在，就在此刻，他发现自己真的无法控制要把一切都和盘托出，何况——他知道马尔科不会说出去的。

他说了，从拜仁股票的不景气，到你的多特倒是还不错，逆势上扬了；到老板死鱼一样的脸和他的口臭；到可能背叛或者出卖他的嫌疑人12345，到托尼天天忙着待在实验室里也不回家……他从来没想到他还可以像一个怨妇一样喋喋不休的讲这些。也想不到自己口才居然还不错。同时，他也发现在需要的时候，马尔科确实是个很好的听众。至少，当他说完这些已经快过去一个小时了，马尔科还支着下巴听他说，中途还不时附和与提出建设性问题。

“你说你现在还没有找到房子？”马尔科最后问，近乎无意识的，他的手揉过咖啡杯的纸签，把它旁边卷起来一点。

“差不多。”莱万说。

“我有房间要出租。”马尔科说，“我现在一个人住，也在曼哈顿区。哦对，地址和房型你都见过，我可以租一个卧室给你们，带独立卫生间的。租独立的房子会比较贵，短时间你也找不到什么好的，何况你们还要靠托尼的工资养活。”

莱万心里滑过一丝感激，马尔科一向很善良，而时间和另外一些事情让他变得比当时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更善解人意了，收象征性的房租显然是一种不挫伤莱万面子的做法。

他还没来得及回答，马尔科就开口说，你可以再考虑一下，想好了给我打电话，我号码没换过。

鉴于他这时候已经站起来了，罗伯特只能对他说再见。

再见，马尔科随意招了招手。

.....

尽管从现实上来说，住罗伊斯的房间是最好的选择，但问题是，怎么说服托尼呢？给你两个惊喜，我们破产了，但我们可以和我前男友住一段时间？罗伯特不确定托尼会怎么想。

走路回家的时候，吹着微凉的晚风，他甚至在心里给自己念了一段《阿伽门农》：

“卡珊德拉：

逃不掉呀，客人们，再拖延时间也逃不掉呀！

歌队长：

但是最后的时间是最宝贵的呀！

卡珊德拉：

日子到了，逃也枉然。

歌队长：

你有的是大无畏的精神，能够忍耐。

卡珊德拉：

那些幸福的人绝不会听见你这样恭维他们。”

学希腊戏剧的时候他还在上大学，那时他似乎还憧憬着更多的东西，也愿意学习一些没什么用的伤春悲秋，席地坐在树荫下读读书。后来随着他越来越忙，似乎也就没机会了，家里的书也都换成了托尼的，他几次拿起一本说看看，却一直都没翻过几页。不过到了现在，他倒是对这个感同身受，并再次咀嚼了一遍那句“那些幸福的人绝不会听见你这样恭维他们。”

不过事实上，托尼的承受能力比他想象的要好很多。（他才真是有“大无畏的精神，能够忍耐”的那个人）当罗伯特思来想去，还是决定拉着托尼郑重其事地坐在沙发上，把一切都用忐忑不安和尽可能客观易懂的陈述语气向他说明之后，穿着高领黑色毛衣、翘着二郎腿的托尼只是挑了挑眉毛，说好啊，没问题。

罗伯特说，啊？

托尼说你可以把手机给我，如果你不想给罗伊斯打电话的话，我给他打就好。

罗伯特问，你不介意吗？

别傻了，托尼叹了一口气，这是我们现在最好的选择，不是吗？

又犹豫了一下，莱万才开口，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托尼？

没有。

像什么颠倒了一样，莱万说，他终于想到了该怎么形容，这种感觉对他来说完全是新鲜的，还有点难以启齿——就好像……我被你们俩包养了。

#男友们都比我酷该怎么办#

TBC

二，

一个现实的问题是，他们不知道该怎么收拾自己的家——马尔科只给他们留了一个卧室而不是整栋房子（何况，罗伯特提醒，他们家本来还比马尔科家要多两个卧室），这就意味着，就算家具可以留给下面的房主或者拍卖出去，他们也必须把一部分其他物品处理出去——“处理”，就是“扔掉”的委婉说法。

托尼在这上面比罗伯特更坚决，他昨天就把很多专业教材送给了学生，送不出去的，和一些德语小说，便宜卖给了街角的旧书店。衣帽间的衣服也是，只留下一些日常穿着和几套西装，其他的一律捐出去或者卖出去。托尼把要捐出去和还能值点钱的在地毯上堆成了两堆，歪着头打量了打量，没说什么。莱万却有点不好意思——能值点钱的基本都是属于他的。

“你还给我留了两套运动服？”罗伯特打包的时候感叹，这两套衣服他在家里穿的次数都不多。他总觉得自己不能像邻居那些土豪一样戴着大金表穿着带着大勾子的衣服出去呼哧带喘的晨跑。

“说不定会上呢。”托尼说，蹲下来把衣服卷起来放进行李箱里，“比如做饭的时候你总需要一些不怕脏的衣服。而且它们很舒服。”

“我好久没做饭了。”罗伯特再次慨叹，“说真的，你还记得《肖申克的救赎》吗，我以为我的命运就跟肖申克之前一样，在35岁的时候得严重的胃溃疡。没想到我也有今天。”

《肖申克的救赎》是一部幻想作品，在那个世界里，没有ABO的性别观念，男性和女性泾渭分明。当然，托尼他们都很喜欢那部作品，因为有些事情还是共通的，比如一些美好的人性啊，和一些不好的，比如，即使没有信息素和发情期，强奸犯仍然存在。

“别这么乐观，”托尼说，“我觉得如果你试图自己做饭的话，你可能30岁就得胃溃疡。”

“我大学的时候做饭还是很好吃的，你不记得了吗？那时候你还经常凑过来，说要尝尝呢。我跟你打赌说波兰人做饭要比德国人好吃的很多，你不信，最后怎么样？撑的晚饭都不吃下去了。还被你妈训了一顿。”莱万追忆到，可能是缺乏锻炼，他蹲久了腿有点麻。

托尼正在把衣架收到一个箱子里，闻言冷哼了一声表示不屑。

莱万顺手从行李箱里拽出一个像皮带一样的小东西去丢他，托尼闪过去了，那个黑色小盒子撞到了橱子里，滚了三圈。

“那是什么？”莱万问，他手一伸，把那个小盒子拽了回来。

“你的三十岁生日礼物。”托尼看也不看他，“不是还有一个多月你过生日吗？我就提前买了。”

“是什么啊？”莱万把盒子在手里转了转，“会不会是什么，像电影里一样，什么身体里的节育环，说我们可以有一个孩子了。”

“我没上环，”托尼白了他一眼，“而且你不觉得放盒子里存两个月很恶心吗？”

“……我现在可以拆吗？”把自己从地上支起来坐到凳子上，莱万问。

“随你便吧，”托尼说，“我本来打算等你再穷一点把它卖出去呢。”

莱万郑重的拆开包装，打开盒子。有点无语的拿出一块劳力士的金表。其实样子还挺好的，他确实也很喜欢，只是邻居穿着nike戴着大金表跑步的样子在他眼前挥之不去。

“别看了，我要买得起你更喜欢的款的话，我们就不用去找地方借住了。”托尼正准备从屋里走出去，当他经过莱万的时候，他伸手把表要过来，装回了盒子里。

“谢谢你。”莱万说，心里感慨万千，“你应该买块再便宜点的，然后买一对。”

“我买了。”托尼低着头系盒子上的丝带，黑色的绸带柔软地缠绕在他手指上，“不过我把另一块挂到eBay上卖了，前两天刚出手。”

“……你下手真快。”莱万回忆到，前几天他还没被辞退呢。同时暗自提醒自己现在不是感伤或者惋惜的时候。

“就是拜仁和皇马在股市里表现都不太好的那天。”托尼抬起眼睛回忆了一下，“连我都知道有什么事情不对劲了。你喜欢它吗？要是实在不喜欢我把它也挂上去。”

“我喜欢，”莱万真诚的眨了眨眼睛，挤出一个久违的微笑，“不过你怎么想起来买表的，你不是之前一直说买这些东西太无聊吗。”

“它会一直走下去的，”托尼叹了一口气，蹲下来扶着莱万的膝盖，“不管你喜不喜欢它，会不会把它送给别人或者扔出去，它都可以重新再开始走下去。”

“你知道吗？”罗伯特感动地说，“你这个样子特别像要给我口jiao。”

.....

他们带走了那块表，但是对于其他纪念品就没那么仁慈了。当收拾东西的时候，他们至少发现了五百件以为永远不会遗忘的感情或者经历留下来的残骸，初中同学送的情书、大学同学的毕业礼物、第一个女友或者男友的、送给对方的、出去旅游买的纪念品、父母送的成人礼物和自己给自己买的永远不会用的东西。每一件都是一段尘封的记忆。

“这个就可以扔了吧。”黄昏时候，托尼看着阳台上挂着的那个拳击袋无语，当时莱万非要买下它的，结果除了摆拍了几张照片并没用过，除了每次走过去都会撞他的头。

“……留在这里吧。”收拾了一天了，莱万感觉自己从精神和肉体上都要透支了，再加上刚刚比完小时候谁收的情书多，他脸皮早就厚到经得起一切考验了。

“这是什么？”托尼拿起一本影集，看起来放了有些时间了。

“你最好别看。”

“关于他的？”托尼挥了挥，“我还没见过他呢。不提前介绍我认识一下了？”

莱万干咳了两声，“你不会见他很多的，我保证。我们都早出晚归，回家就可以各回各屋。马尔科一向不会在客厅里看电视。”

“但是你倒是挺喜欢在客厅里看的？”托尼手滑过相册，还是把它放了回去，在莱万还想着该怎么解释的时候，把下一句硬生生的憋了回去，在这一刻，他发现自己的耐性也比之前要好得很多了，“没关系，反正我一会儿就要见他本人了。”

.....

他们东西并没有很多。晚上罗伊斯来接他们。他比约定时间稍微晚了一点，所以当他穿着黑色的卫衣和拖鞋急匆匆地跳下SUV，简单打了一个招呼就去撅着屁股去收拾后备箱的时候，他惊讶地发现只要两趟就差不多可以装下。

此种场景，大家都多少有点尴尬，罗伊斯一路除了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的房子以外基本也没什么好说的。三个成年人不约而同的选择了适当的沉默。罗伊斯把音响打开，Justin Bieber的歌声立刻充满了整个车厢。

“他比照片好看。”托尼低声对莱万说。

莱万知道他也并不是在乎这些事的人，大概只是有意为之的调侃，就伸出手拍了拍托尼靠过来的手。

“对了，你们对狗毛过敏吗？”马尔科开到离家还有一个路口的地方等红绿灯和行人过去，忽然想起了什么。

“你养狗了？”罗伯特问，他们在一起的时候马尔科还没有养狗，不过人都有变化。

“是……是啊。”马尔科回答，不知为何有点吞吞吐吐。

他们很快到了地方，纷纷下车开始搬行李，托尼还轻声道了谢。随便一瞥，看起来是很雅致的高层住宅，虽然不比莱万他们，但绿化很好。

他们刚把行李搬下电梯，马尔科掏出钥匙开了门，一只长毛狗就迫不及待的冲出来，楼道里黑，它昏头昏脑的也没找到主人，托尼蹲下来把它拦住了，用手顺了顺毛。

“它叫什么？”托尼问马尔科。

“嗯……叫罗伯特。”马尔科的脸色在黑暗中看不清，“对不起，我当时分手以后买了条狗。”

“好名字。”托尼立刻赞同了他，并转头对莱万说，“那以后你就是莱万了。”

TBC

三，

一个月前。

格策站在罗伊斯家的楼道门口，手里拿着一瓶红酒，瓶子上画着一个神态妖娆的美女，瓶颈上还系着一条红飘带。他踱步了两圈，还是没有摁门铃。

心知再不按下门铃，马尔科就要怪他迟到了，但他还是下不了决心，只觉得心脏快要跳出嗓子眼。马尔科的嗓音又在他耳边响起——“你八点钟过来，带一瓶红酒……”。在这个季节，八点钟天都已经完全黑了，这时候你到了新交往了一个月的男友家，带一瓶红酒吃晚饭，吃完车都不能开，谁都明白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对不对，对不对？

也许马尔科没想那么多？格策想，不行，他应该是想得到的。但愿他想到了他的邀请是什么意思。

格策不想搞砸这次约会，尽管距离他第一次见马尔科才过去两个月，离他们第一次牵手还只过去二十五天，但格策觉得自己已经认识他一辈子了——

背后的门吱呀一声开了，穿着白衬衣和黑色西装裤的马尔科拎着一个垃圾袋，和格策面面相觑。

他们都发现对方用了发胶。

“你来了啊，怎么不敲门呢？”马尔科问，把垃圾放到门口地上，“快进来吧。”

格策走进门，然而，即使他再兴奋、再紧张，也不能忽视屋子里这股仿佛在燃烧的胡巴味，就算我在自燃，格策想，也不能产生那么大的味道吧。

“马尔科，我觉得你的电器可能有哪里不好了，我们得快点离开这。”格策严肃地说，一边在脑中努力的回忆火警电话，一边把马尔科护到身后。幸亏我来的及时，他想，不然就要见到一生所爱殒命火场了，说不定还是从头发先开始着……

“什么？”马尔科看着他老母鸡护食一样的动作明显愣了一下，接着才无奈地说，“是我把饭烧焦了。”

“……啊？”格策愣了一下，把饭烧焦这种只有小说里可爱omega女主才有的必备撒娇技能现实中居然也有人能拥有吗？

“这就是说，我们没什么可吃的了。”马尔科说，绕过格策走到了餐桌前，摆弄着桌子上一堆金色的蜡烛，“只有这堆蜡烛，和你的那瓶酒。”

“哦，那我们……我知道街角有一家新开的餐厅很……”

“好。”马尔科点点头，但并没有动。

“……那我们过去？”

“好。”还是一动不动。

“……不然我先给它打个电话问问有没有位置？”

“好。”

到底哪里说错话了，格策焦急地在心里盘算。一抬头忽然对上马尔科在烛光里似笑非笑的表情。

哦，他知道哪里出错了。

他反手锁上了门。

金色的火焰剧烈晃动。

一月之后，现在。

格策面色阴沉的站在门口，像上次一样的徘徊，手上也还拿着一瓶晚上喝的红酒。可以原谅他的鲁莽，毕竟不管是谁在计划了八十套婚礼计划后接到男友电话——“喂，马里奥，你听我说，我给我的公寓找了两个租客，嗯……他们的身份有点特别……”，是，没什么特别的，只是其中一个是他的前男友，未婚，Alpha，曾经很富裕现在落难了——都会感觉小天使被噼里啪啦的炸下来了，对吧。

“如果你不同意我就找个理由拒绝他们。”好吧，其实马尔科也加上了这一句。

格策消气了。甚至，在听完他们的处境，特别是那个前男友还带着自己的现任以后，特别特别在马尔科说“其实你也可以搬进来”之后，他松口答应了。当然，他还不会那么无耻的借机挤进罗伊斯的公寓和他的生活。他仍在期望一个对的时间，一个某个周六早上醒来，马尔科对他说，“留下来跟我在一起吧”的契机。然后他就会永远的搬进来。

答应虽然是答应了。但是今天，站到门口跟男友例行打算进行周五晚上约会的时候，想到屋子里还有另外两个人，格策还是有点微妙的不满。这就意味着，他们不可以抱在沙发上吃零食、看动画片了。莱万，格策眼前浮现出那个跟他有一面之缘的、在聚会上侃侃而谈，忽悠周围女士都去买拜仁股票的莱万，一定会在心里嘲笑他们的举止。

好在我已经弃暗投明了，格策又有点开心，后来听了马尔科的话，转买了多特蒙德。

门再次在他瞎想的时候开了。

是一个男人提着一个大垃圾袋，然而不是马尔科——

“托尼？”格策试探着问。

“马里奥？”克罗斯也略有惊喜的回答，随手把垃圾袋往旁边一扔，用另一只手把格策接到自己怀里，给了他一个拥抱——踮着脚越过他的肩头，格策看到了一脸震惊的莱万和马尔科，他给了马尔科一个安抚的微笑，伸出手拍了拍托尼的背。

克罗斯把他放开，又好好的端详了一下，“胖了。”

“你们俩可以先进来说。”罗伊斯终于醒过神来，开始进地主之谊。

“托尼是我大学时候网球社的同学，我们一起搭档过很多双打呢，蝉联过两届校运会冠军，还一起跑到英国去看过温网，”格策把手里的红酒递给克罗斯，热情的对他说，“可惜我没有带什么东西给你们，这勉强算是我的礼物吧。”

罗伊斯本来正打算伸手接酒呢，闻言手在半空中转了一个圆弧又坠了回去。

克罗斯接过来道谢，又转手交给莱万让他放在桌子上。虽然他没说什么，但是莱万能看出来，见到老同学他很也很开心。

“真的很巧，怎么会这么巧呢？你们居然在一起了，又正好遇上了马尔科——”格策把鞋换成罗伊斯指给他的拖鞋，“这是什么样的运气啊。”

“格策比我小两届，”克罗斯向莱万和罗伊斯解释，“如果我们能搭档更久，肯定能拿下更多冠军。说真的，你毕业以后跑到哪里去了啊？后来再聚会你也没来过。”

“我来了。”

“你没有。”

.....

“不可能，你还记得吗？就是三年前在希尔顿吃饭的那次？我绝对去了。”

“我不记得了。”

“来，干脆一起吃饭吧。我们叫外卖好了。”

.....

“在温网排队的时候.....”

“排了整整两个晚上！你说我要是没租帐篷你不是傻眼了吗。结果你连牌都不会打，无聊极了。”

“最后也没见到费德勒.....”

“我们买的中央球场，可是那天费德勒去了一号。你们说，是不是很好玩？来，我再给你倒一杯。”

.....

坐在餐桌上默默地晃着酒杯，莱万心里暗暗想，他以为自己已经够倒霉了，谁知道霉运竟然像职业生涯一样，不管做到什么水平，都还可以更进一步吗。

好在，对面罗伊斯的表情让他一下子笑出来。

正在争论的两个人忽然停下了，一起狐疑地转过头看着他们俩。莱万知道在他们眼中这是什么样的光景——莱万和罗伊斯用同样的姿势一只手点着下巴一手晃着酒杯，在和彼此情意绵绵的对视中微笑了。

他妈的，该死。

#又是在线求助的一天#

#谁还没有一个前任啊#

#不好意思，我说前任搭档#

四，

那天晚上，当他们各自回到房间，气氛都有点异常。

格策打开了电视，准备开始他们例行的动画时间，虽然不是他最喜欢的松软沙发，也不能随便吃零食了，不过他还是可以接受，毕竟这时跟什么人在一起才是最重要的。

唯一的问题是，罗伊斯看上去有点面色不虞。动画开始没五分钟，他就跳下床，说要去上一趟卫生间。格策按了暂停，罗伊斯本来都打开了卫生间门，听到声音没了，又探出个头来说你继续看吧。

没两分钟他就回来了，可是，可能是错过了一点剧情，不同于往日的两个人一起看着动画片吃着薯片笑，他皱着眉头，几乎错过了所有笑点。

格策按下暂停键，侧着头问罗伊斯，“你还好吧？”

“没什么。”其实肚子有点不舒服，但应该没什么事，罗伊斯就推搡了格策几下，让他继续。

格策也没说什么，自己看的挺乐。十分钟以后，当片尾曲开始放的时候，他关了电视，转过头，发现罗伊斯不知什么时候已经靠着枕头睡着了，梦里好像还不太高兴，眉头微微皱着，双手交叠在肚子上。他下午运动过就冲了澡换上了宽松的家居服，格策从上面看过去，正好能看到两个小红点跟着白皙的皮肤微微起伏。他一下子笑出来，觉得马尔科睡着的样子还挺可爱的。就拿出手机偷偷拍了几张，接着协助着他在半梦半醒中躺下来，再把被子拉上来。接着，他支起身体，上半身越过马尔科把他那边的床头灯关掉。

“晚安，马尔科”，他自言自语。觉得自己挺傻气的，一周唯一一次的性就这样被他们错过了，但是他居然还觉得很开心。不过本来也是，如果他们都是痴迷这些事情的人，马尔科就应该找一个Alpha一起生活了——一个Alpha，也许像莱万那样的Alpha？脑中滑过这个概念，格策忽然笑不出来了。

不过，转瞬他又想，甭管经历过什么，马尔科还是选择了他的，那本来就说明了一些事情。格策侧过身去，在他额头上响亮的亲了一口。

他们很快睡着了。

莱万睡不着。托尼还在卫生间冲澡，莱万本来躺在床上，过了一会儿，又爬起来，坐在书桌前把电脑打开，带上眼镜，第一百次的检查他的简历。

“怎么样啊？”托尼出了浴室，把下巴抵在肩膀上看他的简历。几滴水滴在莱万手上，莱万回头一看，他金发湿哒哒的，光着脚，只穿着一条平角黑色底裤，手里还拿着一块小浴巾。

“下次把头发擦干了再出来。”莱万无奈的从他手里接过浴巾，“我可以给你擦或者给你吹，二选一。”

“你真应该把这条写到简历里的。”托尼假装惊讶了一下，又把浴巾拿回去，站在床边擦头发，“你最近脾气怎么这么好了，是这周找工作找的不太顺利吗？”

“差不多，”莱万随着旋转椅转过身，“简单来说，比起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人，我的优势就是我有工作经验。然而上一次离职又实在太不光彩了，这一行当又很小，要是想应聘相应的职位，信誉检测就不过关。”

“嗯。”托尼点点头，“还有什么其他的工作机会吗？”

“两条路，”莱万摆摆手，“从头做起，或者换个行业——但我又想不出我能干什么。我从毕业开始的八年都花到那一家公司里了，其他的什么都没做过。”

“还有一条路。”

“啊？”

“等我养活你。”

“听起来倒挺不错的。”

托尼也跟着他点点头，一条腿盘起来坐到床上，另一条小腿还拉伸着点地，刚好让饱满的脚趾尖落到地毯上，然后他问，“所以你知道该怎么表现吗？”

“我改变主意了，”莱万又把椅子转回去改简历，“我觉得这不是个好主意。”

“为什么？”

“这样你太累了，”莱万点了保存，合上电脑，把眼镜摘下来放到书桌上，走到床边居高临下的看着托尼，“都有眼袋了。”

“主要是还不习惯早起，”托尼向后躺倒，在接触到被子的时候发出满足的叹息。莱万的目光徘徊在黑色底裤的边缘，那只一头向下扎的小鸟那里，“坐地铁挤不进去，坐公车比走还慢。我不然买辆自行车算了。”

“你可以早点睡。”莱万将手覆盖在他大腿上。

“早点睡也睡不着。总还想着做些什么。”

“我懂了。”莱万的声音比平时低沉了一点，用手轻轻捏了捏托尼的大腿内侧，“看来你还是不够累。你看——都长肉了。”

托尼把他的手打掉，“所以你还来不来？”

这次，他们进行的相当轻柔，先是从托尼直起身回应莱万的亲吻开始，再到莱万把膝盖挪上床，将人慢慢的压倒。甚至，一直到最高潮的时候，当托尼急促的喘息即将转换为小声的呻吟的时候，莱万还轻轻捂住了他的嘴，将食指压到唇边，做出了一个嘘的动作。

“你不想被人听见，对吧？”

而托尼只是咬牙切齿的回应：“用你那根手指做点别的。”

十几分钟后，莱万从托尼身上起来翻下去，两个人并排躺着，等着气喘平息。

“我挺喜欢的。”托尼忽然无头无尾说了一句。

“啊？”

“你的声音其实不适合假装低沉，然后说一些什么——‘今晚让我好好的满足你这个饥渴的小biao子’之类的话——之前每次你这样说，我都快要笑出来了。你知道吗？我觉得连罗伯特的声音听起来都比你浑厚……这样安安静静的其实还挺好的。”

莱万半天没说出话来，过了一会儿，他问，“你之前怎么不告诉我？”

“我以为你肯定知道了，之前没人告诉过你吗？好吧，我还以为那是你的qing趣什么的。有时候我觉得，相对我来说，可能是你更沉迷于那些biao子——总裁的挽救戏码。”

没有，罗伊斯的声音还不如我呢，莱万在心里默默地想，大家应该都是拿自己做参照系的。

他决定把话题领回有营养的地方，“有可能吧。这一周来我其实也思前想去的琢磨了很多。最后发现自己真的老了，连一点挑战自己的想法都没有了。”

”觉得自己老了？”托尼侧过身，一只手撑着脑袋看着他。

“是啊。我周二去面试了一家公司，跟我坐在一起的人都比我小好几岁。其中有个年轻人给我递了他的名片，叫阿扎尔吧好像，自我介绍说只要给他汉堡，他就可以一直写代码到天亮——他怎么说的来着——像过人那样过掉所有bug，那时候我觉得自己真的老了。不管什么也没法让我撑到第二天早上了。”

“熬一次至少得歇三天。”托尼感同身受地点点头。

“精神上的衰老比肉体上的更可怕……有一天中午我坐在这里，想我当时也是前途似锦的毕业了，怎么就觉得自己只有这么一条路能走呢？别人去干什么我就去干什么，大家都想要什么工作我就努力的到什么工作。然后还就这样一路走到现在，想在上面超过所有人。我怎么会这么盲目呢？但这条路越来越昏暗，托尼，我现在的视力甚至比当年更差了，往前面看我什么都看不清。如果我告诉我自己，我现在自由了，有无数方向可以选了，我可能比当时还要迷茫。我是不是忽略了很多东西呢？这种问题，我想都不敢再想。只要这样就好了，只要能过了今天就好了。我不需要改变，我太老也太累了，不再适合改变了——越这样想，我就越无力，也更加讨厌我自己。”

“之前怎么不跟我说？”

“怎么说呢？”莱万拍拍他的背，“你能过的开心一点就好了。”

“早就说过了，你不适合说这种台词。”托尼翻个白眼，躺了回去，“睡吧。明天我们一起想想，再不济也总会能找到个事干的。”

“晚安。”

“晚安。”

他们说了晚安，却没人去关灯。

莱万知道自己注定要过一会儿才能睡着，而克罗斯，躺在他旁边，心里第一次后悔自己为什么选了一个象牙塔里的工作，我本来可以做更多，但是现在却束手无策。

过了一会儿，莱万坐起来，把床头灯摁灭了：罗伊斯选的灯很有趣，拍一次灯罩就会亮一点，直到到达最亮，这时候再拍一下，就会变暗一点，莱万近乎无意识的拍着灯罩，也许因为拍的太快，总是错过它正好要灭的那一点。在懊恼中，他尝试着一下一下的，缓缓地拍着灯罩，等待黑暗的降临。

五，

四天后。早上七点钟。

托尼看起来像是刚起来，还坐在床上，头发乱七八糟的，被子拉到肚子上，手里倒是没闲着，正翻着莱万的笔记本电脑。浴室的水声哗啦啦的响着，大概是大罗伯特遛完小的，正在冲澡。

“莱万！”他已经把习惯改过来了，叫莱万不叫罗伯特，那只狗耳朵好得很，你远远的叫一声，它也会欢快的蹦过来，把你直接扑倒在地上。别笑，托尼上一周真的犯过这个错误，到现在他的腿还青着一块。罗伊斯那时正在旁边跟老板打电话，听到巨响回了头，强忍着笑意——快100斤的罗伯特一边压在被推倒的克罗斯身上一边欢快地舔他的脸的样子简直能进罗伊斯年度最佳场景前十——不，是第一，除非大的罗伯特也做出一模一样的动作——不管了，作为狗主人，他还是应该充满愧疚的为自己的宠物道歉——

“在道歉之前，”克罗斯说，“你可以先把它拉开吗？”

罗伊斯再次道歉，然后两人一起把欢乐的罗伯特从克罗斯身上弄了下来，它简直像一块巨大的橡皮糖。

罗伊斯想自己一定表现的很糟，和他的宠物一样丢人。出人意料的是，托尼倒是没有发火，而是坐起来摸了摸狗的脑袋，说，“可能是我这几天偷偷喂了他太多东西”，坐在地上，他伸手给它顺了顺毛。哦，是”他“不是”它“，天啊，罗伊斯心想，莱万找到了一个好人。

而托尼脑子里想的差不多是同一件事——马尔科是个很善良的人，托尼想，至少他忍着没有笑出来。

两个人的目光对接了一下，靠，他俩一起想到，罗伯特（大的那个）是多么幸运啊。

“莱万——”吸取了教训的克罗斯翻着莱万的电脑又叫了一声，“我觉得这个工作很不错啊。”

莱万刚洗完澡，听到了直接拎着浴巾走出来，没擦干的水珠顺着他的小腿一滴一滴流到地毯上。

”哪个？”他凑过来。

“这个。”托尼指了指。

“是还可以，不过也就是还可以。”莱万说，“如果没有别的可以做，就是它了。”

“那你今天去干什么？”托尼合上电脑，看莱万已经在穿衣服了。不是面试用的三件套，而是从家里拿来的一套运动服。

“你还记得我跟你提过的那个吃汉堡的程序员吗，”莱万一边套上衣一边说，顺便一提，他的背身曲线真美好，虽然你们都看不到吧，“他昨天跟我打电话，说他男朋友开了一家小公司，正好需要一个财务主管。”

“嗯？”托尼随口问，“做什么的？”

“网站。”莱万回过头，不知为何眼中有一丝调侃，“成人网站。”

托尼有点惊讶，但还是问，“你答应了？”

“我说今天和他们俩聊聊。”

“我懂了，”托尼点点头，虽然这对他来说还需要消化一下，但是对于金融人士来说，不管什么网站，他们看到的都是商机和潜能，“约的哪里？”

“汉堡王。”莱万眼中的笑意更重了，“九点钟，我去给你做早饭，昨天买了鸡蛋和培根。”

穿好衣服的莱万凑过来亲了没穿衣服的托尼一口，然后转身出了房间。留下克罗斯一个人坐在那里，琢磨莱万最近是怎么了——他之前从不做早饭，事实上，连在家吃早饭的次数，也屈指可数。

托尼穿好衣服，走进厨房，没想到罗伊斯也在，裹着浴袍拿着叉子坐在餐桌前玩手机，见到他有点尴尬的笑了一下。

托尼看了看厨房里的莱万，看了看罗伊斯，心下了然，就开口邀请，“一起吃吧。”他早就该想到，莱万艳福不浅，除了他有钱又有那张脸以外，必定还是有些别的好处的。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不做，不意味他没给别人做过。托尼不知道该怎么判断这件事，事实上，这半个月来的一切，那些忽然接踵而来的、除了地形和水文之外的一切，都让他眩晕，让他没了脾气。当坐在纽约肮脏的地铁上的时候，他发现自己也许从未真正见过这个城市。他还记得他有一天遇到一个黑人——现在该叫非裔美国人了，四五十岁的样子，靠在地铁门上，大概是下班了，正在跟一个学生样的男人聊天，学生说终于下班了，是不是很开心。男人说，当

你回了家，吃饭，看电视，一天就过去了。非常平淡的，却像某个再也想不起来的电影里的画面。那天，当托尼下了地铁，看到下午的阳光洒在他身上的时候，他才意识到，这才是下午三点——人可以在下午三点明白一天已经过去了，就如同一个少年明白自己将走向毫无起色的中年和颓圯的晚年一样，是多么沮丧而了不起的反思。即便如此，他们又能怎么样呢？他们接受了。有意识如此痛苦。

托尼坐在沙发上，等待着他的早餐，从这边看过去，坐在餐桌前的罗伊斯和厨房里的莱万构成了一幅很美的画面。当他不知道该怎么判断的时候怎么办呢？托尼想，他不去判断，他理解。这是换一个人都没理解的奇怪关系，但是他理解。毕竟，这是他的生活。

莱万的黄油煎蛋和培根都还算成功，不过罗伊斯显然是觉得夹在他们两个人中间有点尴尬，飞快的吃完就回房间换衣服了。就剩下托尼和莱万在餐桌前慢慢的、安静的享受早餐。罗伯特蜷缩在桌子下面，可惜这里油太多了，而它不能再胖了。托尼想了想，起身给它的狗盆里添了点狗粮。

“怎么样？”莱万问。

“挺好的。”

“托尼，”莱万故作若无其事的开口，而托尼为此竟有点紧张，他知道他一定是想说什么了——但愿是说不是宣布，宣布就意味着他已经决定好了，“我想做那个网站，一方面是因为我希望找到一个看的到出路的机会，能把我们的房子赢回来的机会。靠其他的工作，都不行。”原来是关于网站，他暗自松了一口气，继续认真听下去。“但是还有另一方面，你知道，在听到他说是个成人色情网站的时候，我本来是想回绝的，因为那听上去不太体面。但忽然间我发现，我已经被这些体面的事情耽误太多时间了。我想做一个让我喜欢的工作，尽管我现在三十岁而不是十八岁，还破产了。但管他呢，我心里想，如果他们有机会，如果年轻人有希望去做好一件事，为什么我不去帮帮他们呢？”

“听起来挺不错的。”托尼点点头，打算去洗盘子并且漱漱口，事实上，他几乎想立即亲莱万一口了，只不过文明公约阻止了他的行动。

就在这个时候，罗伊斯提着电脑包从屋子里出来。多特蒙德公司不需要正装，他穿的也比较随意，只是袖口绣着几道黄色花纹的黑色长袖和剪裁合体的黑色长裤。看到托尼和莱万还坐在餐桌旁，他就向他们打了打招呼，准备穿上鞋出门。忽然间，他的脸色变了，把电脑

包随手放到了地上，捂着嘴冲进了客厅旁边的卫生间——连门都来不及关上，托尼和莱万就看到他跪在地上吐了出来。

托尼和莱万面面相觑。托尼指指盘子，莱万摇摇头，饭肯定没事，他确定鸡蛋是熟的，也没有动机蓄意毒害帮助他们很多的前男友。托尼又指指罗伊斯，意思说他呕的实在厉害，要不要去看看他，莱万表情尴尬，摇了摇头。托尼直接把盘子往桌上一放，自己走进了卫生间。

“我还好。”罗伊斯已经摁下了冲水键，但看起来还有点虚弱，坐在地上不愿意起来，“对不起”。

托尼接了一杯水给他，蹲下来拍了拍他的背，看着他漱完口，才问，“还有其他症状吗？”

“就是忽然有点头晕……”罗伊斯看起来自己也很茫然，不过很快他像是想起了什么，“应该没事了，我最近好像肠胃不太舒服。你们还是赶紧去上班吧。”

托尼看着他，皱了皱眉，刚要说什么，这时莱万也走了进来，托尼干脆回头，让莱万把他扶到沙发上坐一会儿，自己转身回了房间。

“他要干什么……”罗伊斯有点不解，问莱万，莱万也摇摇头，表示他也不太清楚——不过马上就知道了——托尼走出来，扔给了他们一盒试纸。

罗伊斯把它拿起来，看了一眼，脸色才真的变了。而莱万不用看都知道发生了什么。

“你认为……”罗伊斯拿着试纸，结结巴巴地问。

“有可能吗？”托尼问他。

罗伊斯闭着眼睛点了点头。

“那就确定一下吧。”托尼说，“我的课上午就结束，下午我能回来，莱万你呢？”

“差不多。”

“我们很快就能回来，你在家歇一会儿，看看情况。”托尼说，“如果需要的话，我们下午可以陪你去看医生。”

他们出了门，很快收到罗伊斯的确认短信，托尼拿出手机看了一眼，嘴角勾了勾，回了一条，“需要我们陪你去吗？”

罗伊斯直接打来电话，电话里他的声音似乎比平时更轻，“我本来想自己去的，但如果你可以的话……”

“好。”托尼也没多问。

“这对我……对我们都是一个惊喜。你知道吧，我们其实才交往不到两个月……我还没想好，所以在不确定之前，我不太知道该怎么告诉他。”而罗伊斯满怀心事，更不愿被误会，自己就主动解释了。

“我知道。”克罗斯回答，难得的，他又加上一句，“你好好休息。”

#前男友吃了我做的饭立刻吐了怎么办#

#原来他是当爹了#

#幸好孩子跟我没关系#

六，

罗伊斯被医生叫名字后，就一直坐在那眼巴巴的看着莱万和克罗斯推推搡搡。

“你去吧，你是Alpha，好说一点。”克罗斯说。

“我去不太合适吧，”莱万说，“你就陪他一次吧。”

本来两个人都抢着要来的时候还有点的感动现在已经烟消云散，罗伊斯站起来，头也不回的走进了诊室。

两个人对视了一眼，一言不发的站起来跟在后面，像两条小尾巴一样走到了诊室门口。

“家属不用进来，”穿着白大褂、低头看病历的医生说，“不管是你们谁的孩子，都在外面等着就行了。亲子鉴定出门右转。”

两人怎么进来的又怎么出去了，隐隐约约的还听医生安慰罗伊斯说，“这些Alpha吧，好像总是不带套才觉得自己有屌。”

最伤害他们善良之心的是，好像罗伊斯听了还笑了半天，完全没有帮他们辩解的意思。

他们俩在外面等了一会儿，然后克罗斯问，“那个创业公司怎么样？”

“挺有趣的，”莱万想了想，说，“我觉得有机会。不过他们还是稚嫩了一点，想法和技术都不错。”

“而你是个老手。”

“是，”莱万点了点头，“我在创新上帮不了什么，但是怎么挣钱上倒还行。”

“你觉得，他们对你印象怎么样？”

“我觉得他们被我说的一愣一愣的，”莱万回想起小个子程序员惊讶的连汉堡都忘了吃的样子，直到高的那个拍了一下他的头，并且帮他把生菜挑出去，“放心，我这点本事还是有的。”

“嗯，”克罗斯问，“他们决定一起经营公司？”

“他们应该是那么想的，一个做技术，一个做运营。”

“那你有没有想过……”克罗斯问，想过来哥大谋求一个职位或者教职，但是他还是犹豫了一下，就这一下莱万已经抢白过去了——

“不过我觉得不是个好主意，我劝了劝他们，尽量避免一起工作。”莱万说，毫无意识的，他转头看了看克罗斯，“你想说什么？”

“没什么。”克罗斯说，“你怎么委婉劝说他们的？”

“我问他们，有没有看过《社交网络》？”莱万说，“一起工作看起来很好，但很快就会因为各种利益纠纷吵得不可开交，然后某一天，你就觉得你身边的人变了，很可能会弄得很狼狈。”

“我倒不觉得增加相处时间一定是坏事。”克罗斯把上课时穿的西装外套脱下来，搭在自己胳膊上，“我们最近两周的相处时间也比以前多了一些，说真的，我觉得还挺好的。我认为，大部分时候人们觉得增加相处时间是坏事，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控制变量。他们可能只是把更多的垃圾时间留给了对方，或者干脆是因为自己状态不好才回家和对方找安慰的。这时候人们既不愿意控制自己对别人的厌恶，又不愿意多花时间来消化一下争执和厌恶、好好考虑考虑，就把这个怪在和对方朝夕相处上。很大一部分，我觉得还是能力问题。”

“托尼，”莱万搭上他的肩膀，“我也挺喜欢和你在一起的。事实上，这就是我犹豫的部分原因，我很担心加入了创业公司，可能有一阵子都会很忙碌，你知道，飞到硅谷去见什么投资商和潜在买家什么的。”

“听起来也还好，” 克罗斯说，“如果这样的生活你可以过得如鱼得水的话。不管如何，最终这都是你自己的决定。”

我还要怎么做，克罗斯在心里想，我知道他还觉得我没有给他足够支持，我知道“这都是你自己的决定”听起来像是一句任性的废话。但我还能怎么说，我已经说了现在这样子也很好了，我已经说过我爱他了。同时，对于莱万的未来他也感到了微微的沮丧，毫无疑问，那意味着不计成本的付出、全心全意的投入、无数次失败和罕有的胜利，那意味着晚上不能关的客厅灯光、只有他一个人还在的办公室、外卖和速冻食品，以及，一个未能完成的约定——一年前他就开始想有一个家庭了，而现在他知道，也许他们五年之内都不适合再考虑这件事——好吧，其实他对传统家庭也没那么在意，但他是真的很喜欢小孩。而在此之前，从没有一刻比坐在这里、等着前情敌的孕检结果的这一刻，让他更深的体会到这种落寞。那任务是属于那对小情侣的，不是吗，克罗斯想，而我们已经老了，我越看越看不到希望。

“现在还只是在设想的阶段，” 莱万身体向前倾，手肘支在大腿上，“如果你觉得不可以，我还是可以退出的。毕竟，它只是众多机会中的一个。”

“我尊重你的意见，” 克罗斯又重复了一遍这个观点，只不过鬼使神差的，他又加上了一句，“你也不用太紧张，可以放松一点，或者休息两天，好好想一想，毕竟，我们总能挺过去的。”

罗伊斯从医生那里出来，手里拿着一张纸，看起来微微有点失神，倒是没有什么特别的表情。

莱万和克罗斯一左一右的站在他两边，等着他自己说。

“托尼，罗伯特，” 罗伊斯叹了一口气开口了，“商量个事，我让马里奥搬进来好不好。”

“所以是真的了？”

“它多大了？” 莱万和克罗斯几乎同时开口，问第二个问题的克罗斯还白了一眼莱万，意思说他问的什么傻瓜问题。

“是的，”罗伊斯又叹了一口气，“但是医生说我营养状态不够好，还给我列了一条长长的注意清单。”

莱万皱了皱眉，不由分说地从他手里拿过那张纸，就站在医院走廊里开始看，一边克罗斯已经拉着罗伊斯坐在旁边凳子上，问他要不要现在给格策打个电话。

罗伊斯摆手拒绝了，“我给他发了短信让他下班过来。”他说，“我想见到他。”

“前辈！”正在这时，走廊那边传来一声惊喜的叫喊，只见一个长得挺秀气的男孩拉着另一个深色皮肤、运动打扮还带着耳钉的男孩正向他们走过来：说是“拉”，因为第二个男孩看起来一脸没睡醒的样子，慢悠悠地踱着步子。

罗伊斯和克罗斯看看莱万又看看男孩，心里都升起了一个疑问——你到底认识多少个Omega？等到男孩走过来，他们再一闻，就更惊奇了——居然是个Alpha？

“前辈为什么突然离职了，连声道别都没来得及说？而且前辈怎么会来这里？”男孩走近了，一脸惊奇的问莱万。

“我陪他们俩来的，”莱万干咳一声，把纸折起来，指了指旁边的罗伊斯和克罗斯。

男孩显然误会了什么，眼神在克罗斯和罗伊斯脸上不确定的逡巡了一圈，好在他礼貌还在，狐疑归狐疑，还是马上介绍自己，“我是罗德里格斯，可以叫我哈梅斯。”想了想，他把刚才开始就没怎么说话、现在正站在他背后玩手机的男孩也拽了过来，“我是陪着内来检查的。”

罗伊斯点点头，就表示他不太舒服，你们说几句吧，起身去了卫生间，背身的时候还给了克罗斯一个眼色。克罗斯会意，说要陪他，就也跟他一起站了起来，两人走到走廊拐角，找了另一个凳子坐着等莱万聊完。

四五分钟以后莱万过来了，倒也没多说什么，找罗伊斯要了车钥匙，说回家他开吧。罗伊斯心想他们两个肯定有什么要说的，索性走在了前头，让莱万和克罗斯并肩。

“你们同事？”克罗斯问。

“前同事。是我的后辈。挺聪明的一个小子，表面温和实际很精明，估计会走的很顺利。就是希望我的事情没有耽误他。”

“说真的，”罗伊斯终于没忍住加入进来，“他那个对象成年了吗？”

三个成人陷入诡异的沉默。

“不管怎么说，这是医院的事情。”莱万最后总结道。

“年轻人啊。”罗伊斯感叹，“我们晚上吃什么？”

“煎蛋？”莱万不确定地说，“早上做的那几样是我唯一会做的。”

罗伊斯又转向克罗斯。

克罗斯一摊手，“我比他做的还难吃。”

“格策倒是会点，”罗伊斯说，“让他早点来？”

“不然我们俩出去转转，给你们俩腾一点空间？”克罗斯提出建设性意见。

罗伊斯认真思考了好一会儿，才说，“你们能不能帮我个忙，比如躲在什么地方，拿着摄像机把格策的表情录下来？”

TBC

#十个月后，世界上所有人都有小孩玩了而我只能看看男友经营的成人网站度日#

#或者看别人结婚秀恩爱录像#

#录像还是我亲自趴在沙发底下录的#

#真他妈的幸福啊#

哈内番外

可以独立看，跟正文基本没有关系

ABO+工薪阶级AU，单相思狗血梗。

内马尔趴在桌子上，一下一下嚼着嘴里的彩虹小马软糖。前面桌子的蓬蓬头马塞洛转过来，摘下头戴式耳机，还没说话，内马尔就拿了几个软糖给他。

“内，别这样趴着，万一一会儿被老头子看到了呢。”

“老头子”就是科技部门的主管。

“没事，”内马尔对他wink了一下，“反正我是实习生，他拿我能怎么样。而且，我还是最棒的那个。”

马塞洛一声叹息，不顾对方张牙舞爪的反对，伸过手来把内马尔反带的帽子摘下来。他说，“你就等着吧，你的那个谁今天还没过来，你是不是等的有点无聊，小太阳花？”

“闭嘴。”内马尔脸有点红，但好在他黑，也不怎么看得出来，“我没在等他。”

但同时，他心里在想，哈梅斯怎么还没来？

是的，大学连跳了两级、今年19但大多数人都要叫他学长、暑假正在某投资公司实习的计算机系小天才有个全部门人尽皆知的单相思对象——投资管理部的青年才俊哈梅斯·罗德里格斯。可惜的是，他和哈梅斯之间的专业差异如隔天堑，社会经验更是差出了整条华尔街。此外，就像马塞洛曾经嘲笑过他的一样，本来好好的表现还不是没有机会的，说不定哈梅斯就是吃这一款。但是加上内马尔的情商和他的彩虹小马软糖、阿迪人字拖、粉红色墨镜，大概就是彻底的没戏了。内马尔当时反驳他怎么没戏了，他情商又怎么了。马塞洛说你现在除了知道他叫什么、他每周三次会来技术支持部门寻求帮助，和他是Beta之外，还知道什么他的私人信息吗？内马尔立刻就像一个泄气的皮球一样瘪了下去。

何况马塞洛确实不是没帮他，内马尔戳着笔尖想，在他的软磨硬泡下，好马塞洛甚至为他找朋友确认了哈梅斯吃午饭的路线规划，然后把他从办公室里推出去去制造偶遇。只不过那一次的经历，内马尔把头扎进臂弯里，叹息了一声，简直是他看的那些约会教科书里的反例（是的，他确实买过几本，还不顾马塞洛的嘲笑带到了办公室来），究其根本，还是因为他的表现简直就像一行有八个bug的代码。

那天，他走进餐厅，一眼就看到了刚点完菜的哈梅斯，哈梅斯显然也看到了他，这下不能躲了，内马尔对自己说，我们有一面之缘呢，说不定他会认出我，就硬着头皮走了过去。

“我可以坐着里吗？好像没位置了。”他说，明显的看到为他指路的服务生一脸奇怪。

哈梅斯回头看看，今天他来的早，大半个餐厅还空着，不过他还是好脾气的点了点头，说了声请坐。

还没等内马尔说出第一句话，服务生就为他拿上了菜单，为了掩饰尴尬，他把菜单竖起来，遮住他的脸——然后发现，菜单上的法语他一个字也看不懂——这下他总算知道为何他

穿着宽松卫衣和拖鞋进来的时候服务生脸色那么古怪了。同时，他也想到了一个经久不息的笑话，大概关于一个人在法国餐厅不懂装懂，不小心叫了一份主厨的那个。而他绝望的意识到，如果主角换成自己，就一点也不好笑了。（“不，还是很好笑的，内”，后来听说的马塞洛差点笑到桌子底下去）

在冒傻气的用英语点菜还是问哈梅斯的选择中，内马尔纠结了一下，还是把菜单放下来，又转了一下想给哈梅斯看。

他发现他把菜单捅进了哈梅斯的前菜盘子里。

天啊，内马尔愣在了原地，谁会把菜单设计的这么长，又把桌子设计的这么小，让你连对面人的睫毛都能数得清呢。

“怎么了？”哈梅斯把菜单不动声色的从盘子里抬起来，把粘在上面的菜叶掸掉。

“我想问问你吃的是什么呢？”内马尔灵机一动，终于找到了一种不会暴露自己不懂法语的办法，“看起来真的挺好的，老哥，我想要一份一样的。”（他怎么会为了制造欢乐气氛，脱口而出“老哥”的呢）

哈梅斯干脆把自己面前的盘子推到一边，示意服务生过来，接着用一口流利的法语和服务生交流起来。内马尔不得不承认自己并没有听懂什么，似乎就是哈梅斯说了点什么，指了指菜单、指了指那盘菜、又指了指他？应该不会是叫服务生把他赶出去吧？不过好在接下来服务生就下去了，没忘了把哈梅斯的前菜端走。

“那个……对不起。”内马尔有点心虚的低着头，在想保安什么时候会过来。

“没关系，”哈梅斯说，“该怎么称呼你？”

内马尔不知道先处理哪种情绪，是他居然忘了自我介绍，还是哈梅斯根本不认识我，但无论如何，他还是说，“我是科技部的实习生内马尔。”

“我知道，”哈梅斯叹了一口气，“我是想知道该怎么称呼你？”

“内？我的朋友都那么叫。”

“你好，内。”哥伦比亚甜心笑了起来，一口整齐的黑牙，“我是哈梅斯。”

“你好。”

尴尬的安静了一会儿，接着内马尔为了找话题，再次尴尬的开口，“你怎么会在午休的时候跑到这种地方来吃饭？毕竟我们只有一个小时，这里上菜就要上半小时。”（马塞洛听到这里的时候，已经笑到桌子底下了）

“我想我跟你来的原因一样，”哈梅斯说，“喜欢它的这道菜吧。”

内马尔在心里哀嚎了一句，什么菜，我哪知道是什么菜。同时决定不管是什么，就算是一整盘焗蜗牛，他也要笑着把它吃下去。最多就是吃完肚子疼两天。

好在上菜的服务生及时解决了他们的尴尬，他为内马尔端来了一整盘焗蜗牛，和哈梅斯的煎牛排。

“我让他们跳过了前菜和餐前酒——为了快一点，而且你还不到饮酒年龄吧？”哈梅斯一边切着牛肉一边问，也因此错过了内马尔难以置信的“为何我们的菜不一样”的眼神。

“我到了！”还跟蜗牛大眼瞪小眼的内马尔拿着餐刀气势汹汹的反驳道，“我19了。”

“本州的饮酒合法年龄是21，”与他正相反的，哈梅斯放下餐刀拿起叉子叉了一块牛肉，“希望你能记住这一点。”

“我每次都跟他们说我大三了，拿出学生证一晃，对方也就答应了。”内马尔说。

“哦？那你是跳级了？在哪里读书？哥大，纽大？”

“跳了两级！”内马尔在脸旁边比划了一个胜利的手势，“在康奈尔。”

“嗯，”哈梅斯点点头，“真厉害。”又指了指他的菜，“你不吃蜗牛吗？”

“我昨天刚吃过，所以暂时不太想吃。”还不如说我不饿，内马尔的借口脱口而出，肯定是我平时应付“老头子”太习惯了，他绝望地想。

“真遗憾，毕竟这里是他们的招牌菜。”哈梅斯看了看自己的盘子，忽然又问他，“你介意吗？”

“啊？”

哈梅斯伸手把他们俩的盘子调换了一下，解释说，“我只切了，幸好还没来得及吃。”

看了看内马尔的表情，他又有点俏皮的补充道，“没事，我下手快，服务生不会看到的。”

内马尔本来还在愣愣的看他的睫毛和伸过来的手，上帝啊他闻起来真不错，是很高级的古龙水味道，淡淡的还有点柚子味，此刻才反应过来，随便应和了几声，低头开始吃东西。

.....

他都不记得接下来的半小时是怎么度过的，只记得他吃了两份甜点，不知为何，哈梅斯不太想吃那个美味的布朗尼。后来他们快迟到了，哈梅斯还劝他不着急慢点吃。当然，还有

一个不太愉快的结局，他因为无理由的迟到被老头子训了一顿，不过他妈的，谁在乎呢——他一回到座位上就把头扎进胳膊里，又是幸福又是懊恼的哼唧了几声，让耳尖的马塞洛立刻转过来问他发生了什么——并且一句话戳破了他幸福的泡泡，“你甚至都没有要到他的手机号码。”

后来的事情，你们都知道了，哈梅斯还是一周来三次，偶尔穿着整套西装走过来，敲敲内马尔的后背，问他几个技术上的问题。而也就是全部了，内马尔再也没有机会，或者勇气开口找他要手机号码。

也许马塞洛说的没错，“我从看你穿着拖鞋进米其林餐厅的那一刻就觉得不妙了。”，是啊，从那一刻就不好了，他不应该在知道哈梅斯是那么好的一个人之后又发现自己毫无忌讳的。

正在思绪飞扬的时候，马塞洛叫了他的名字，“内，我走了，你一起吗？”

内马尔抬起头，才发现已经到了下班时间，落地窗外的太阳一点一点落了下去，同事们也快走光了。

“把这个处理完再走。”他含混地说。

马塞洛凑过来看了一眼，拍了拍他的肩膀，还是忍不住开口，“内，别把自己累着了，喂了这种事情不值得。何况我听见你一直在咳嗽了，还是早点回家睡觉吧。”

“我明天会买口罩的。”内马尔心虚的说，这两天他喉咙不太舒服，似乎还有点感冒，今天吃了太多的糖又加剧了咳嗽。

“你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个。”马塞洛眨眨眼睛，还是穿上了外套。

内马尔一直看到马塞洛的背影消失，才打开了最小化的浏览器窗口，往里面快速输入了什么。是的，他看着上面的信息想，马塞洛说的不完全对，他可能是个可悲的暗恋者，但他知道关于哈梅斯的一切。知道他的手机号码，知道他是个Beta，知道他订购的香水名字，知道他喜欢看什么gv，知道他联系最多的除了父母，就是他的部门上司——莱万多夫斯基——波兰人，有个正在交往的对象，德裔美国人，在哥大地质系当助理教授。回到正题，莱万和哈梅斯甚至在下班以后打过超过一小时的电话（如果我把这个发给波兰人的男朋友，他会怎么想？内马尔在心里想，但很快否决了这个疯狂的主意）。

他疲惫的靠在座椅上，这时才觉得感冒完全包围了他。他不只是个可悲的暗恋者，他想，他还是一个可恶的偷窥者，想必你看到了，一个技术很好足以掩盖自己行为的黑客。内

马尔想，他现在能保守住的唯一底线是，他还没有入侵哈梅斯家的摄像头、也没有监视或者阅读过他的任何邮件和电话。他心里知道他不该这么做，但万一他哪一天就对那个下手了呢？毕竟哈梅斯是那么吸引他，况且他那时19岁，还不明白有一些东西他注定得不到，他能做的，就是紧紧的抓住所有机会，抓住那个转瞬即逝的眼神，抓住他搭在他肩膀上的手，把那些统统当作一个情真意切的暗示，而不是成人世界里的游戏，再在把一切暗示都当成真东西。

但他从没有觉得这么冷过。证据越多，越指向一个他不愿意接受的结局。内马尔随手点开一个哈梅斯看过的色情视频，靠在椅背上扶着头冷眼看着——据他的统计，69%的是一个身材火辣的omega女人和异性的，那意味着哈梅斯很可能喜欢很喜欢异性而非同性，另外，这至少说明他可能格外偏爱有胸有屁股的。想有胸肯定来不及了，内马尔叹了一口气，他从小就被老被医生说营养不良，出现分化都比别人晚两年。而另外的31%，往往藏在最深处的文件夹的那些，就更耐人寻味了，那些虽然是正常的AO视频，有同性有异性，就像内马尔电脑上正在放的那个，但它们都具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在这些视频里，Alpha都表现的非常粗暴和凶猛，狠狠的把那个可怜的Omega摁到地上、洗手间隔间、体育馆储物间或者无人经过的草丛里，然后一遍又一遍的冲刺，中间还穿插着各种各种令人眼红心跳并且想捂着耳朵的言论（什么“求求你，太深了，我已经怀孕了，不要这样……”，“可是最开始谁说想要老师亲自教教他的啊？你不想尝尝你自己的味道吗？”之类的），直到那个Omega声音都喊哑、屁股都被打的红肿才停止。（内马尔觉得没有达到S&M的程度，但那无疑让他大开眼界。只是别问他看过了多少视频才总结出了这一点——马塞洛指责他是因为缺乏休息才导致免疫力下降感冒的，也许并非没有道理）

内马尔心情复杂地想，他没想到哈梅斯喜欢的是这样的性爱，而那个能满足他的人是谁呢？内马尔眼前立刻出现了莱万多夫斯基的样子，那个文质彬彬又手段凌厉的Alpha，无疑就是哈梅斯心里一直渴望又无法得到的目标。可惜，他只是一个Beta。

知道自己的暗恋对象也像自己一样扭曲而无望的暗恋并不是一件好事。内马尔叹了口气，小心的抹除了所有痕迹，关上了电脑。穿上薄外套，背上双肩包，他的目光落到桌上的日历上，他叹了一口气，又划掉了一天。

还有不到30天，他就要回到学校了。

希望告别的时候他不会哭出来。希望告别的时候哈梅斯也来。不行，他不能同时做到这两件事。

他坐地铁回学校宿舍的时候已经快九点了，一下地铁的风凌烈，让他裹紧了自己的衣服，他想起自己对马塞洛的承诺，就去药店买了一堆口罩，感冒药会让他昏昏欲睡——再说，前两天他开始咳嗽的时候，有一天午休回来，就发现自己桌子上放了一盒感冒药——他拍了拍马塞洛的肩头表示感谢，不过说真的，他不确定一边听歌一边晃的马塞洛听到了，管他呢？内马尔把帽子压低一点，随便在门口买了点炸鸡什么带回去吃。不过他发现他没什么胃口，也许他的体温那时候已经升高了？但宿舍的体温计早就坏了。内马尔徒然的甩了甩它，就把饭放进冰箱里，直接冲澡上了床。

第二天他爬起来，感觉自己的状态还能支撑着上一天班，反正今天已经是周五了。内马尔吸吸鼻子，从抽屉里拿出新的底裤和一件更厚的外套——昨天穿的那件看上去有点脏，也许是他看完哈梅斯的GV收藏以后梦到了什么吧？他把它们都扔进脏衣篓里，想着今天回来就去洗。

“早。”他向所有人打招呼，戴着自己大大的口罩，不理睬马塞洛大惊小怪的，“内你看上去更糟糕了应该在家睡觉的！”叫喊。

不过说真的，哈梅斯今天不来，他干嘛还要上班，内马尔想，真他妈的可悲。就为了每隔一天见他十分钟，他就可以坐在这里听一天的歌，捎带解决几个简单问题。

“你还记得你下午要去哈梅斯那里修电脑吗？”马塞洛转过来，半带调侃地说，“我都担心你的鼻涕流出来。不然我替你去？”

“当然记得了，”内马尔没好气地说。哈梅斯昨天过来的时候试探着问他可不可以帮他看看他的电脑，虽然直接找技术服务部可能更好，但他不确定这是硬件还是软件的问题，也许需要专家帮他看看，内马尔堵住马塞洛叫嚷着说“我们是学计算机的不是学维修的你这是侮辱我们专业”的嘴，对哈梅斯说好啊，他今天下午下班的时候去看一下。（他这次表现的还不错吧，笑容可掬的，除了他根本不会修电脑以外）

好吧，所以内马尔今天的任务就是等待下班了——然后等待着，也许是生涯最后一次，和哥伦比亚甜心近距离接触，把手放到他曾经敲击过的键盘上，握住他的鼠标……电脑是现代人最亲近的东西，不是吗？内马尔猜，通过这个机会，也许他和哈梅斯就有了一点点无法言说的交集。

他暗自发誓一定要把这个过程拖的长一点，装模作样的修半天，然后遗憾的说不行，它可能是真的坏了，你方便捎我一程吗？内马尔在心里说，接着又划掉了，他不可以这样可耻的利用一个Beta可怜的暗恋趁虚而入，毕竟他知道暗恋有多难受。比感冒还难受。那一刻他感觉自己有点悲壮，就连之前那些丢人的经历也都蒙上了一丝悲伤的色彩。

心意已决，唯一桎梏他实现计划的就是他的身体状况了。因此，内马尔拒绝了马塞洛一起吃饭的计划，缩在座位上好好睡了一觉，他估计自己下午体温会高一点。

马塞洛，他来这个公司认识的第一个人，他的巴西老乡，一如既往的善解人意，只是叹息着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下午会帮他放哨，让他在“老头子”不在的时候偷偷趴一会儿。内马尔点了点头，大恩不言谢，他想。

在越趴越头晕想吐，索性起来玩了八局扫雷，又发了一会儿呆以后，下班的时间终于到来了。内马尔接收了马塞洛一个祝你好运的眼神，给哈梅斯·罗德里格斯的邮箱发了第一封邮件：

“哈梅斯先生，

你好！我是内马尔，请问你现在在办公室吗，我可以现在过去吗？”

真诚的，

内马尔”

他检查了一遍，又把最后打的一只小🐶换成了自己的名字。深吸一口气点击发送。

哈梅斯很快回复了，简简单单，一个“👉”的手势。

内马尔拿起自己的外套，沿着在梦里走过八百遍的路线，找到了投资部的大门，大摇大摆的进去，零零星星还有几个加班的人，他就径自从他们旁边走了过去——如果有人抬头就给他/她抛个媚眼——走向尽头的写着“部长助理哈梅斯·罗德里格斯”金色标牌的办公室。值得称道的是，他没怎么紧张，简直像一个奔赴刑场的烈士。

门开着，那表明哈梅斯在等他？还只是一个礼貌的像所有人开敞的信号？不过出于礼貌，内马尔还是敲了敲门。

“请进。”哈梅斯已经从椅子上站起来，欢迎他进来，绕到他背后把门关上，奇怪的是，他看起来有点局促不安，“你看，就是这样，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电脑重启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他的电脑关着机，内马尔点了点头，就蹲下去开机——这时候哈梅斯就站在他旁边，忽然之间，一阵柑橘的香味钻进了内马尔藏在口罩后的鼻子，从他开始感冒以来，从来没有闻到那样浓烈的味道，，这味道让他本来就昏昏沉沉的脑子进入了更深的眩晕，在他反应过来的时候，他发现已经一屁股坐到了地上。

哈梅斯也蹲下来，焦急地扶着他的背，好像在问他怎么了，内马尔只能在天旋地转中捕捉他的嘴形，而他的耳朵像灌了水，双腿像灌了铅，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做不了——唯一他能确定的是，那种味道更浓烈了，几乎钻进了他的身体，充满和占有了他，汇集在一起，冲进了一些出人意料的地方……

该死，他明白了，那些连日的感冒症状，那条内裤，还有这像感冒一样让人眩晕的暗恋让他聪明的小脑子弄错了一件事——那他妈的不是发烧，那他妈的是发情期前兆。

他已经没时间和没脸去管羞耻不羞耻的事情了，他只是看到自己握着哈梅斯的手，语无伦次的说着什么。而哈梅斯——内马尔几乎要靠触摸他的嘴唇去获知他在说什么，就像一棵救命稻草那样沉着和冷静，看着他慢慢地说，“内，我会为你找一些抑制气味的贴片，并为自己注射一些抑制剂。接着，如果你相信我的话，我会带你去医院，好吗？”

拼命点头。

哈梅斯把他放到沙发上，离开去找贴片。热源消失了，内马尔闭上眼睛。接下来的事情他一概不记得了，包括怎么穿过办公室坐上车，怎么去了医院，或者在医院里发生了什么——或者他选择性的忘记了，谁知道呢？总之他是不会把这些告诉任何人，马塞洛也不行。

让我们从他愿意说的地方再开始讲起：

“所以你是个Alpha？”从医院回来的路上，内马尔在昏昏沉沉中终于总结出一句话，而我是被你的味道诱导发情了？

“是啊。”哈梅斯说。

“等等，那就说，当你看那些GV的时候，你想的是……”糟糕，他脱口而出了，但这个想法实在让他过于惊讶了，嘴巴都傻兮兮的没合上。

“你看到了？”哈梅斯也略微有点惊讶，还又叹了一口气，“这样做可有点不太好啊内。”

“……对不起。”他该怎么道歉？说自己明天就去离职吗？还是写公开信道歉？还是转学到西海岸？内马尔当时想，不管哈梅斯要求什么他都会答应，现在，就是他开价的时候了。

“我知道。”哈梅斯轻声说。

“啊？”

“你忘了公司还有监控摄像头了。”哈梅斯再次叹了口气，今天第几口了，他在为谁叹气？

“……”

“你宿舍到了。”哈梅斯把车停在路边，“我不会要求任何事情的，除了我以外，保安也没有闲到去看你的监视摄像。你今天从这里离开，我保证不会说出去一个字。”

内马尔已经彻底丢失了自己的舌头，他想说很多却一个字也说不出，好像一个成人世界给了他狠狠的一课一样，他点点头把自己的书包捞起来（哈梅斯真是个好人不吗，在去医院的时候还记得帮他带上书包），准备打开车门，回去大哭一次或者大睡一觉。

“所以，”他听到哈梅斯说，“不邀请我上去坐坐吗？”

“我有个舍友。”他木然地说，立刻想咬掉自己刚长出来的舌头。

“我懂了，”哈梅斯点点头，内马尔几乎想冲过去摇着他的肩膀问他明白了什么，“而我家只有我自己。”

三天以后。

“既然总会到达这个恶心人的结局，他为什么不在你那什么的时候就跟你那啥？”坐在咖啡厅里，听完了整个故事的马塞洛问。

“他说希望我能自主的做决定。”内马尔回答，晃悠着他穿着运动裤的小细腿。

“我看他就是想让你心甘情愿的跳火坑。”马塞洛摇摇蓬蓬头，不过他也不说了，因为哈梅斯已经从另一边走过来，端着一杯热巧克力，不用问都知道是给谁的。

祝你好运，内。马塞洛在心里说，希望你不会在他戴避孕套之前就猴急的跳到他身上。

一个彩蛋：

一个月后，内马尔依依不舍的从哈梅斯家搬回了学校，但是很快，他开始晨吐。

之后？之后他坚持说自己能在这种情况下完成这个简单的要死的毕业设计，哈梅斯最后妥协了，不过内马尔又跟他舍友说了再见，搬回了哈梅斯家。不过，他显然有点失算，比如他忘了自己还要补大二挂科的那门历史课——顺道一提，在他晚上看历史书看到一半睡过去的时候，是哈梅斯把他架到肚子上的书拿下来，哄着他去睡觉，并且熬了通宵帮他当论文枪手的。总之，内马尔不会把这件事情说出去，就像哈梅斯不会把他黑客的事情说出去。毕竟，他们是“好哥们”啊。

七，

莱万起了个早，例行的跑完步做完早饭之后，他把托尼叫醒，接着去浴室冲了个澡、好好的打扮了一番：刮掉胡子，用旁边托尼放的发胶整了整头发，又左右端详了一下自己，才神采奕奕的披上西装，准备去上他的第一天班。

经过客厅的时候，托尼正坐那里吃他留下来的早饭，还穿着睡袍，看起来经过昨晚的庆祝（和某些人疯狂秀恩爱的打击），他还有点萎靡不振。厨房里，格策正在烹制健康早餐，旁边放着两个剥开的橘子和一片切好的柠檬，看来是打算榨汁。

“马尔科怎么样？”托尼问格策，一边站起来帮莱万整理了一下领结。

“请了两天假帮我搬家，”格策把东西扔进榨汁机，又对他们比了一个“嘘”的手势，压低声音说，“今早就起来吐了一次，我让他多睡一会儿。”

托尼点点头，不再理会那对幸福的小情人，转头祝莱万工作顺利。莱万点了点头，提起包出了门。

托尼回到餐桌旁，继续吃他刚才没吃完的早餐，这时他注意到，自己放在餐盘旁边的手机亮了一下，是一条未读邮件，没有题目。他一边咬着煎蛋，一边解锁了手机，想着大概是哪个粗心的学生发过来的——然而里面的内容却让他皱起了眉头：

“克罗斯先生，

一个好心的提醒——你的现任伴侣莱万多夫斯基存在多条异常通信情况，证据如下，希望您能妥善处理。”

托尼翻了翻，发件人是一个乱码一样的邮箱，落款处只写着“一匹善良的小马”，附件里有几张图片。他猜测这可能是一个病毒邮件或者什么恶搞玩笑，谨慎起见，他并没有打开图片，而是把手机锁屏放回了桌上。

又过了一会儿，他再次摁亮了手机。这次他对着邮箱截了一张图，把文字打了码，给他的同事、现就职于哥大计算机系的莫德里奇发了一条短信：

“收到这样的信息，请问在线查看图片是否会有风险？”

过了几分钟，手机震动了一下，克罗斯点开，看到莫德里奇的回复，“应该没事。ps：我帮你google了一下；pps：不要在校的电脑上打开，万一发生了什么，我不想被信息安全处的人追杀。”

克罗斯摇摇头，还是把手机放了回去。他可以怀疑莱万，克罗斯想，但不能通过这种方式。但同时他意识到，怀疑就像炸弹，只要开始，不管是他们两个中的哪一个，都很难有按下暂停的机会。唯一不清楚的是，他不知道他们是否已经摁下了开关。

自嘲的笑了笑，克罗斯继续想，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开始怀疑莱万呢？明明他们之前大部分时候都不待在一起，现在却一下班就低头不见抬头见。忽然，看到从屋里披着格策外套

慢慢踱步出来的罗伊斯，他明白这种不确定感来自于哪里了——莱万曾经和这个男人相爱了三四年，就算看照片托尼也能感受到他们昔日的激情，但是，现在又怎么样呢？如果发生了一次，为什么不会发生第二次？托尼忽然发现他并没有做好进入成年人的感情世界的准备，他本以为他在这上面水平并不低，甚至为此有点沾沾自喜，但现在他意识到，他忘记了最重要的一条：从大二在家里看到莱万的那一天开始，他从来没设想过自己会和他好聚好散。

真他妈的愚蠢，克罗斯暗骂，你早该明白，你们跟别人并没有什么不一样的，你对他来说，也并非是什么独一无二的人。

被克罗斯盯的有点发毛，罗伊斯试探的问了一句，“你还好吧？”

“没事，”克罗斯快速地说，“早上好。”就起身往屋里走。

罗伊斯有点狐疑的看了一眼他的背影，但很快，他的注意力就被厨房里的格策夺了过去。

“你出去坐着吧，”有点无奈的拍了拍他的头，格策说，“省的一会儿烟火味道又熏的你想吐。坐一会儿，帮我尝尝果汁怎么样。”

端着一杯果汁，罗伊斯又回到了沙发上。

莱万穿着西装和他增光瓦亮的皮鞋来到三层楼改造的办公室里，立刻引来了一阵注目礼。

吉鲁的公司是个中小型公司，有30来名员工，不过莱万负责的财务部则只有三五个人，他，担任他秘书的门罗小姐，和几名负责报销的会计。氛围倒是相当宽松，可以看到到处是零食。不知道是不是受了顶头上司的影响。

“我需要至少一名市场营销方面的助理，和……你们有律师吗？如果没有的话，我可以和我之前的律师联系一下。”简单的跟外面穿着格子衫的程序员们打过招呼，莱万坐进了吉鲁的办公室，刚关上门，就直截了当的表达了自己的需求。

“艾登那边有一个。”

“好，”莱万点点头，“方便也请他进来一下吗？我昨天大概看了看我们的数据，有一些意见想和你们分享一下。还是说，你享有决策权？”

吉鲁挥手让秘书去叫阿扎尔进来，莱万又忍不住再旁边提醒一句，“在决策问题上，你们最好考虑清楚。”

吉鲁点了点头，不置可否。在等待的间隙，莱万看到吉鲁桌子上摆着一张帅哥和一个可爱小男孩的两张照片，就随意指了一下问，“这是谁啊？你年轻的时候？”

“……这是艾登，去年照的。”

莱万又瞄了一眼，感觉照片上的人看上去至少比阿扎尔轻十斤，大概是接收到他惊讶的眼神，吉鲁小声解释说，“生了小孩以后就没……”话刚说到这里，他用余光瞥到阿扎尔已经向他们走过来，便识时务的改了口，“不过反正我能抱得动啦。”

阿扎尔进来以后顺手关了门，从莱万旁边拽出了一个椅子坐下，一言不发，只是目光在他们俩间逡巡，等待着他们中的一个开口。莱万略有点惊讶，没想到他平时看上去吊儿郎当的，干正事的时候倒是看起来倒颇为精干。

“我看了一下我们的数据，”莱万从公文包里拿出文件，“我们的优势在于，相比市面上的色情网站，我们将更多关注点放在了生活化、精品化而非火辣上，这让我们争取到了更多的Beta观众，这也是我们主要的卖点，因为现在其他网站仍然着重在简单的AO sex视频上，实际上将绝大多数观众，尤其是Beta和女性观众——当然其中也有交集，抛弃了。而她们是非常重要的潜在观众，一方面，Beta在交友上没有优势，更需要这方面的帮助和支持；另一方面，随着现在性别平等运动的潮流，更多Beta和女性用户将加入用户群体中。这一点很容易证明。此外，我们的数据也显示，我们的网站相比其他网站，有着更高的顾客回头率，这说明他们可以分辨出我们社区和别的社区的区别，并喜欢我们提供的更多互动体验。”

看到对面两个人点点头，莱万继续说下去，“基于这一点，我暂时有两个发展建议——昨天也跟你们简单介绍过了。第一点是，这些用户对色情视频的需求和其他用户是不同的，在招揽视频作者之前，我们要注意筛选。我的建议是，这些用户往往更在意剧情和代入感，而非简单的性交活动。比如，考虑一下，是德国人Omega大战西班牙Alpha更诱人一点，还是’28岁的Toni是一名乙级俱乐部的队员，他从德国来到西班牙，便觉得这边的队员都热情的有点让人害怕，不过过了几天，他渐渐放下心来，觉得队友都很好，唯一有点不满的是，教练总是拿一名年轻的本地运动员替代他的首发位置。有一天，他发现自己的更衣室发情了，只好躲进洗手间里，等队友都回家，他再走出来，发现更衣室里只有那个年轻的本地运

动员。这下子，他终于知道怪异感来自哪里了。你还能怎么样呢，年轻人说，你是很优秀，小孩为你鼓掌，人们冲进商店买你的球衣。你赢得过冠军，球迷都说你是更好的那个。但现在，告诉我，德国小甜心，你还能怎么办呢。’，你们觉得呢？”

“看第二个的话我大概会快进？”吉鲁不确定的说。

“我倒是喜欢第二个，”阿扎尔舔舔嘴唇，“我是说，完全没有前戏和背景的做爱让我感觉有点奇怪。”

“这也许就是受众的取向差异，”莱万摊摊手，“我们要弄清我们的目标用户到底喜欢什么样的东西，唯一我敢肯定的是，跟市面上常见的货色并不完全一样。”

“第二个建议呢？”

“第二个建议是我们需要一个爆点，一个明星选手去打开局面，他可以是一个主播，或者一个非常优秀的艳星。当然，这可能需要我们花钱去从别的网站挖来一个，让他为我们单独开栏目——对，是‘他’，如果你想把大部分用户定为女性的话。”

“如果尺度没那么大呢？”阿扎尔问，不知道在考虑什么。

“你的意思是？”

“我们的潜在用户不一定有看色情视频的习惯，但是相反，一个在ins上经常秀身材和下半身，并且有很多关注的博主可能是她们经常偷偷欣赏的对象，如果从这种软色情产品开始呢？”

“也许是个好主意。”莱万说，拿笔在文件上批注了几句。

阿扎尔却不再说话了，他和吉鲁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气氛有点奇怪。

“怎么了？”

吉鲁咳嗽了两声，假的莱万都能听出来，“事实上……”

“事实上他之前兼任过内衣模特，而且是个有百万关注的网红。”阿扎尔替他说了出来，“当年小有名气，现在每天早上还会拍两张‘我起来了宝贝们，早上好’的那种。”

“如果经营一下可能会很有潜力。”莱万说，虽然就算他很有职业素养，此刻也恨不得能看穿桌板，好好观察一下吉鲁的身材，“你们俩好好商量一下吧。”

“你还没有好好认识你部门里的人吧。”又干咳了两声，吉鲁站起来，对莱万说。

“是啊，我正要去认识一下他们呢。”莱万合上文件站起来，尴尬的应和了一句，和他们两个人分别握了手，控制住自己没看什么不该看的。

“顺便说一句，”阿扎尔插着运动裤的兜、看着莱万的背影说，“以后不用穿这么正式的。”

莱万挑了一下眉头，手搭在门把手上，回头对他说，“我会整顿我部门的着装风格的。争取不让外面的人带跑他们的审美。”

阿扎尔对他坏笑了一下，没再说什么。莱万对他们点点头，关门走了出去。

晚上快到下班的时候，莱万收到了一条哈梅斯的短信，他点开一看，是哈梅斯问他是不是在一个互联网公司工作。

莱万说是啊，有什么问题吗。

哈梅斯很快回复了，说内做完毕业设计，在家里闲着呆不住，不知道是否请他在莱万手下做几个月。虽然在孕期，但内的专业素质和态度都可以保证，可以提交正式的简历。此外，他补充，如果能在莱万手下做，他自己也能放心一点。

莱万思考了一下，脑中勾勒出那天见的小男孩的样子，不知为什么，小男孩似乎对他没什么好感，一直都在玩手机，不管哈梅斯怎么说都不抬头。不过哈梅斯的忙还是要帮，他想了想，回复哈梅斯说他去问一下。

下班的时候，莱万经过阿扎尔的桌子，（他倒是发誓和程序员们共患难，所以桌子也在一起）顺便问他需不需要苦力。

阿扎尔玩味的看了看莱万，说你是想要他进来还是不进来。

莱万想了想说，他没什么好恶，公平处理吧。

阿扎尔说哦，我还以为你特别找我是有什么特殊要求啊，好啊，把我的邮箱给他吧，我会跟他联系的。

他应该还挺厉害的，莱万说，明天见。

莱万近来第一次这个点回家，走在路上，吹着清凉的晚风，和熙熙攘攘的人群擦肩而过，他想不知道托尼回去了没有，是打算出去吃还是在家吃。重回工作岗位的第一天他感觉不错，也许该请托尼出去吃顿饭。

TBC

八，

“然后他说，他自己就是一个有百万粉丝的网红……接下来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吗？”坐在西餐厅里，莱万一边拿刀切着肉肠，一边跟托尼说。他最后选了这家德国口味的餐厅，莱万本没什么偏好，而仅仅想分享一下自己的喜悦，索性就选了克罗斯家乡的口味。

“发生了什么？”克罗斯本来不想出来吃饭的，从学校回来的时候他已经感觉有点透支了，或许是昨晚庆祝格策搬进来庆祝的太晚，莱万睡了以后，他又爬起来备课的原因。因此，当他上完一上午课，在办公室里接待了两小时学生，又坐了一小时地铁回家后，他几乎想立刻不换衣服的瘫倒在床上——接着莱万就回来了，看起来似乎有什么事情按捺不住要分享，他才勉强顺从了莱万的意志，陪他出来吃饭。克罗斯告诉自己应该表现的再开心点，但另一个小人却不停地告诉他，他唯一应该做的就是扔掉叉子趴在桌子上。

“我在回来的路上看了看他的ins，确实是个很好的范本。你看，”莱万拿出手机，点到吉鲁的ins账号上，推给克罗斯让他看，粗晃一眼，似乎是满屏裸男和肌肉。

“身材是挺好的。”克罗斯简单翻了翻，单手支撑着下巴，信口评价道。

“是啊，”莱万点头，把手机拿回去接着向下翻，“不过这还不是最有趣的。最有趣的是，他不止有晒身材的照片，还有很多和粉丝们的问答，以及情感交互，他经常介绍自己的家庭、孩子、宠物和生活感想，就像一个很有经验主播一样。而观众确实很吃这一套……你知道他被点赞最多的是哪条吗？”

克罗斯接过手机，给了莱万一个敷衍的笑容。顺便一说，盘子里的东西他还一口没动。

大概是去年的这个季节，吉鲁说：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明年的今天，我们就可以给孩子过一岁生日了。现在，唯一的问题是，是👶还是👦呢？和@Eden Hazard一起期待它的到来！👑👑”

克罗斯笑了笑，觉得那一连串的图标还挺可爱的。

“往下翻翻。”莱万喝了一口啤酒，指点江山。

下一条大概写在十个小时之后。

“被隔离在手术室外头，我什么都做不了，从来没有这么无力过。🙏🙏🙏一定会好起来的，是吗？”

克罗斯点开了评论，一排整齐的惊叹、祈祷和祝福里，来自阿扎尔的回复格外显眼，“就这样了你他妈还不给老子买汉堡！！”，必须承认，看到这里他才松了一口气。

“他经营的很好，”莱万点评说，“他分享了很多关于他生活的故事，粉丝可以和他有一种情感互动，尤其当受众是妙龄少女的时候，她们喜欢这种故事，也会产生很强的代入感。”

“莱万，”克罗斯叹了一口气，把手机还给他，“我觉得他没想这么做。”

“我当然没有说他是故意要这样做的，但在信息时代，这样的分享可以产生一种效果，而这个结果在他发布的时候就应该意识到……”

“我也告诉你一件事吧，”克罗斯说，你商人的一面有时候让我觉得我不认识你，但他还是默数五个数，把这句话憋了回去，换成一句惯常的、带着冷笑的轻快讽刺，“你再这样喋喋不休，你的烤肠就要凉了。”

然而对于克罗斯来说，灾难还没有结束。第二天，他上午没课，索性睡了个懒觉（这其实很容易，就在莱万拍你的时候滚到床的另一边、并在他拉开窗帘的时候把脸蒙上）。他昏昏沉沉的不知道睡到了几点，直到急促的敲门声打断了他。

“进来。”

罗伊斯进来了，衣着整齐，但脸色非常诡异，关上门走过来，压低声音对克罗斯说，“你妈就在客厅里。”

“什么？”梦醒了，克罗斯猛的从床上坐起来。

“某天早上，你妈妈忽然想知道她的宝贝儿子过的怎么样了，她想，反正我们都住在纽约，为什么不去看看他呢，于是她装了一点她亲手做的菜，就出了门。然后，这位母亲发现她儿子给她的地址已经住上了别人。好在，善良的邻居告诉她儿子搬家了，她就一路找了过来。”罗伊斯听起来有点咬牙切齿。

“格策在家吗？”在混乱中，克罗斯猛的抓住了一丝头绪。

“什么？他出去遛狗了。”

“我妈妈不知道我和莱万在一起了。” 克罗斯坐起来，对着罗伊斯一字一句地说。

“什么？”

他们俩陷入了一片可怕的寂静。

“告诉她我换个衣服马上出来，” 克罗斯说，“我们会想到办法的。”

罗伊斯点头答应了，他出门陪着笑脸说了几句，又快速回来掩上门。

“你为什么告诉她？”

“我没法说，” 克罗斯说，“她把莱万当她亲生儿子来看，她知道了会崩溃的。”

“她看起来挺坚强的，” 罗伊斯说，“现在坦白还来得及。”

“现在更不行，” 在这种时刻，克罗斯体现出了超人般的冷静，“莱万破产了，现在说她百分之百不会同意的。我们本来打算过了这段再告诉她的。”

“那你打算怎么办？” 罗伊斯想了想，“这里就我们两个……”

像是想起了什么，他猛的刹住话，摇摇头，默念着不行，背对着克罗斯在窗前踱步。

“马尔科，” 换好衣服的克罗斯走过去，抓住他的双手，“找个借口让格策晚一点回来好不好？就说你想吃布鲁克林的什么东西。”

“你想干什么？”

“别装傻。”

猛的甩开他的手，罗伊斯摇了摇头，“不行。”

“就一个小时，好不好？陪她聊聊天，实在不行你就坐在旁边装聋作哑，剩下的我来解决。” 克罗斯发挥了多年都没启用过的口才，“我保证只有一个小时，超过这个时间我就想办法让她离开。”

“以后……”

“她走以后三天我们立刻分手，之后我就会向她坦白一切。”

他们俩并着肩拉着手来到了客厅里，克罗斯穿着特意和罗伊斯黄黑家居服配套的黄色运动衣加黑色下装。

克罗斯妈妈坐在客厅里，纽约的早秋季节，她穿着一身真丝连衣裙，和高度适当的高跟鞋，有些灰白的头发整整齐齐的盘到头上。耳环和手提包是配套的驼色。

一间两人一起出来，她立刻起身，还没打量儿子，先把罗伊斯从上到下又好好看了个遍，才转向克罗斯，问他，“你今天怎么起来这么晚，是上午没课吗？”

还没等克罗斯回答，罗伊斯就已经在旁边接上，“对不起，阿姨，”他说，配合着他漂亮的眼睛，听起来非常诚恳，“我们昨天折腾的太晚了。都是我的错。”

克罗斯被噎了一下，惊讶的看向罗伊斯，罗伊斯则给了他一个是“你让我帮你打掩护”的眼神。而在妈妈眼里，这就像是她儿子有点不好意思的表现。她连忙解释说他们都是很开明的家长，并请克罗斯不要失礼，快给他们互相介绍一下。

“我们是在一次公益活动中认识的，”罗伊斯说，“那是去年一个服务母校的活动，当地基督会组织的。大概是请有时间的毕业生去机场欢迎并帮忙迎接新生。我本来觉得自己很忙，没打算去。但是想到我当年来到纽约的时候，人生地不熟，英语也不是很好，找路就找了半天，而我的很多学弟学妹可能也会面临这种麻烦，所以我就答应了。就是这样，我在机场遇到了托尼。当时就对他印象很好——他那时候跑前跑后的很殷勤，头上都出汗了，就让我觉得他比别人都可爱。”

克罗斯有点惊讶罗伊斯编故事的技巧，但是看着妈妈含笑不断点头，还称赞真是个好孩子，他也只能挤出一丝笑意，硬着头皮点头称是。

“后来我发现我们单位并不太远，中午甚至可以约出来吃顿饭，”克罗斯接了下去，“我们就这样见了几次。后来，我就决定从以前租住的房子里搬出去，来到这里跟他一起住。对，这里的房子是他自己买的。但是运气来的太突然，我自己都不敢相信，也就还没来得及跟你们说。”

妈妈责备了他几句，大概是说为什么不跟我们说呢，多好的事情啊。克罗斯顺势揽上了罗伊斯的肩头，和他目光相接，说，我都没想到我可以遇到像他这样的好人——这句他倒是真心实意的——他和莱万倒霉如此，确实要靠罗伊斯出手相助。

一个谎言已经出口，剩下的就一切顺利。他们说说笑笑，连自己都不知道干了什么，就熬过了这一个小时。

“妈妈，”克罗斯打断正拉着罗伊斯手说话的母亲，指了指表，“我准备出门了，下午还有课。不然我下次找时间再带他去我们家里？”

“不该打扰你们这么久的，”母亲说，提起了带出来的袋子，“这个是给你带的。”在她打开袋子把装着炖鱼的饭盒拿出来之前，罗伊斯已经甩开她的手，往里面主卧的卫生间跑去。

“他还好吗？”克罗斯的母亲担忧的站起来，罗斯挡住了她的视线。

“他对海鲜过敏。”在母亲越来越疑惑的目光里，罗斯又补充，“其实，嗯……他有一点点肾虚，刚才就在尿急了。”

突然响起来的门铃解救了他也让他心提到了嗓子眼，在母亲的注视中，罗斯打开了门——门外，是牵着罗伯特，拎着食物盒子的格策。

格策、好不容易从卫生间出来的罗伊斯和罗斯三人面面相觑，在格策疑惑的目光、罗伊斯恐惧的眼神和母亲期待的注视中，罗斯慢慢的伸出手，把饭盒从格策紧攥着的手里择出来，非常平静的，他说：“是我们点的外卖，没错。”

格策还没问出你们在干什么，面前的门就重重的关上了，差点撞到他鼻子。罗伯特，蹲在他脚下，发出了一声疑惑的嗷呜。

#这期莱万不是蓝颜祸水了吧#

#托尼老师的倒霉日记刚刚翻开第一页#

TBC

九，

傍晚的时候，罗斯坐在学校篮球场旁看年轻的男孩们争抢那一个球，落日的余晖在年轻人的头顶上打了一个旋，转瞬就流淌在古铜色的肌肉上，一滴一滴的渗入橡胶地。红色的篮球，明黄的运动衣，绿色的胶地，白色的分界线，黑色的路灯探向天际。

罗斯坐在旁边水泥台子上，微凉的风里，他在衬衣外披上了一件连帽运动外套，扣上帽子，就继续背微微弯曲的坐下来，腿一晃一晃的磕着台子。他知道他在黄昏里看上去还像个学生，因此也不怎么在意动作，在柔软的外套里放松了自己，看着永不停息的年轻影子笑着哭着哼着歌从他面前走过。

8个小时前，罗伯特小跑过来，用它的舌头小心翼翼的舔着他的手。

8个小时零1分钟前，罗伊斯告诉他这是很正常的，没什么值得难过的。Alpha吗，他说，总会回来的。实在不行你还有我和罗伯特么。

旁边草丛里有悉悉簌簌的声音，一只小小的狗从那里探出脸来，克罗斯不确定它有没有主人，他想，要试多少次，才能找到它的名字。何况它可能根本就没有一个人类的名字。于是他只是伸出手，等着它试探的凑过来。

9小时前，莱万离开罗伊斯的家，拎着一个小小的灰色箱子。慈祥的邻居奶奶问他去哪里，他说回家。

9小时零4分钟前，克罗斯想起来小时候妈妈告诉他，在某些地方送礼物一般要送三次，被拒绝两次。他当时问如果有人送了两次就不再送了怎么办，妈妈说那大概意味着他不舍得，不舍得把东西送出去。那你就应该尊重他。也许我也是一个这样的人，他想。

9小时零5分钟前，莱万在不紧不慢的借着晨光收拾东西，托尼在旁边看着，知道他不会反悔了。以往他们有争执的时候，莱万就会说睡一觉等到早上再说，等到早上就清醒了。那么，现在是清晨，正是一天之间最清醒的时候。托尼蹲下来，把自己给莱万买的那块表放到他箱子里，莱万正背对着他叠衣服，听到声音转过来，又把盒子拿了出去。托尼第二次放进去，莱万有点无奈的看了他一眼，知道自己必须得说点什么了，他说，不用了。这是他在这半个小时的沉默后说的第一句话，他的声音因为久未征用而有点生涩。克罗斯盯着他，等他自己伸手把盒子第二次拿了出来。

小狗凑过来了，试探着，克罗斯挠了挠它的下巴，像对待一只娇贵的波斯猫。它尚且懂得施予和珍惜礼遇。

9小时30分钟前，莱万说还是我走吧，办公室里有沙发，之后两天再找找地方。这里的房租到这个月底，如果想续租的话继续跟马尔科说就可以。克罗斯想了半天，还是点了点头。马尔科在外面敲门，他们谁也没有回应。

9小时40分钟前，克罗斯问莱万，和我在一起的一年多，有什么是你觉得很特别的吗？他之前没问过这个问题，现在却觉得不得不问。

我从没有这么失败过，莱万看着他慢吞吞地说。没有报复，更无意嘲讽，仅仅是在陈述。

9小时45分钟前，クロス在屋里转来转去，说其实两个人都在这里也没什么，我可以晚上十点以后回来，然后去睡客厅，只是冷静一段时间吗。

莱万说我还是觉得我们需要更大的自由空间，你明白这还不够。

10小时前，他们起床，各自洗漱，把昨天扔在地上的那些沙发靠枕和塑料杯子捡起来，拧好不知道谁匆匆忙忙随便扔在旁边的牙膏盖子，换好衣服拉开窗帘，清晨的阳光扑面而来，秋叶翻滚在风里，啪的一下贴在窗户上，手掌大的一片，正对着クロスの眼睛，又颓然的跌了下去，旋转着向下掉落，二层楼耗时超过2分钟，好像重力不复存在。クロス盯着它直到10小时零2分前，盯着它的时候他觉得自己也没有重力。

我应该给你买一点吃的的，クロス对小狗说，但是我暂时没法离开这个地方，我被困住了，你知道吗？

小狗似懂非懂，小狗的眼睛闪耀的像古埃及雕塑里的宝石眼。

クロス叹了口气，去翻自己的背包，翻了半天拿出了半块巧克力，可惜你不能吃这个，他说，你只能看我吃了，正好我也没吃饭呢。

18小时前，クロス问我们是不是就到这里为止了；莱万说不至于，我们只是需要冷静冷静，睡吧，明早再讨论。

他们关灯，机械的躺下，黑暗中连呼吸声都听不到。愤怒根本没法被压制，クロス想，这个他们都知道，不是吗？但是他还是顺从了莱万的建议，最后一次。

18小时零10分钟前，クロス笑出了声，因为莱万的目光在花瓶上停留了5秒，却仅仅把沙发上的垫子扫到了地上。不过他随即就笑不出来了：莱万转过来盯着他，表情就像如果他再笑，他就会给他一巴掌一样。

他知道无论如何莱万都不会这么做，但他还是没再笑。出于礼貌，同时出于愤怒。

18小时零30分钟前，随着争吵流出来的一滴眼泪很快干涸了，他们各自坐在屋子的角落。

“我可以放音乐吗？”クロス忽然问。

他挑了一张莫扎特的碟。很快，他忘记了他们都争吵过什么，不外乎是“你不怎么关心我”“我才发现你怎么不成熟”“你从没从我角度想过事情”“你眼中的我就是这样吗，很好”“……不外乎就是这些东西，” 克罗斯发现自己此刻并不在乎莱万究竟说了什么自己又说了什么，莫扎特可以让他忘记自我，闭着眼睛，他走进一片花园里，那里种着德国人曾有过的最甜美的幻想。

他闭着眼跟着哼唱。

忽然，音乐停了，他睁开眼，看到莱万站在音响前，背影是黑色的。

他慢慢的咀嚼，小狗趴在他脚底下，乖顺的蜷成一团。它一定很累也很饿了，克罗斯想，如果在它需要吃饭和饮水的时候还把它抛弃在这里，那有没有主人都是同一回事了。

打篮球的学生们在收拾东西。红霞吸允着最后一缕光线。

20小时前，莱万问他究竟为什么不可以把自己介绍给家人。

克罗斯说过一阵子吧，他会，只是今天他太困了。

莱万叹了一口气，说对不起。

克罗斯说有什么啊，是我自己选的。

莱万躺在他旁边，闭上眼睛去揉太阳穴，我也是，他说，不过会好起来的。

就这样吧，克罗斯说，像在自言自语一样，其实你之前也没好到哪里去，可能回来的还晚一点。

别这样，莱万还闭着眼睛喃喃，我们都经不起再吵了。

为什么？

因为我明天还要上班，还要……

从什么时候开始，克罗斯问，你变成这样了？

我一直都这样啊。试图缓和气氛，但是失败了，试探着问——托尼？

克罗斯没说话，他已经坐起来了，靠在床的一角，腿收到胸前，比起攻击，更像在自我保护，我收到了一些东西，莱万，最后他说，你想看看吗？

学生们都走了。克罗斯本来指望着能看到星光，但是晚灯随即亮起，星光也就淹没在一片白晃晃中。他俯身把小狗抱到膝盖上，不再顾及它是不是打了疫苗、是不是刚趟过什么东西。他发现他在某些程度上改变了。某个井井有条的世界、某些黑色和白色的线条从他眼前崩塌了，他努力睁开眼睛，第一次隐隐约约地见到了真实——那些黑色的晚灯和惨白的灯光，空无一人的篮球场和教室、喧嚣的纽约、一半沉睡一边狂欢的世界、失眠困倦和痛苦、一个谎言和更多谎言，同时，他模模糊糊的想起，在这个季节，候鸟正穿过美国的天空，从北方离开，去向某些更温暖的地方。

340天前，罗伯特为他打开新家的门。

3000天前，他们在这样的黑夜中穿过校园，穿过这片篮球场，背着书包，一副耳机两条线，牵着两个人。他想不起来那时他们说的什么，也许也是争论些什么，那时的他们还经得起争执。

他抱着狗提着包走过校园，灯把他们俩的影子拖的长长的。手机在震动。克罗斯想，信号在天空中穿梭，就像是候鸟一样，一定是在寻找什么特别的人或者什么特别的地方，不管如何，他想，那个“特别的人”永远也不可能是我。

有个声音在风中说话，而克罗斯已经不屑于再听它说什么了，反正近日来，它总是夜以继日的重复一句话，只不过用着不同的方式——它说，经过从认识莱万到这一刻的十年，你已经比十八岁还要孤独了。它说着又说着，好像理智脑子里的节外生枝。不过这一刻，克罗斯破天荒的意识到，也许它才是对的，是我疯了——是我让他找到我身体和生命的每一个秘密，是我狂热的相信机会、爱情和熹微的可能，是我为他打开了一扇又一扇门，特别是最初的那一扇——

3400天前，当克罗斯打开未知的门，他发现坐在写字台前的那个新来的男孩看起来既陌生也有点熟悉，他说他叫罗伯特。

你好，罗伯特，要一起出发吗？

也是我还觉得，克罗斯边走边想，如果这一切都不曾存在，那稳定的家庭、蜜语甜言、嫉妒和胆怯，性和枕边话，又有什么意义可言呢？

#我压一根肉骨头内少这次要被打了#

TBC

十，

同一天，上午。

莱万拖着行李箱进来，引来屋里人的一片侧目。但看了看他的脸色，大家又都知趣的没有问问题。只是喧闹的环境忽然安静了一秒，好像老师进了教室。

莱万把行李箱安放在座位旁边，打开电脑先查看了一下邮箱，过了五分钟，他把秘书叫进来，请她帮他订一张去洛杉矶的机票，越快越好。年轻的秘书可能有点吓着了，问他还要不要订回程，莱万说当然，但是具体日期要过两天才能决定，那个女孩才松了一口气。接着，他把那封邮件抄送给了吉鲁和阿扎尔。加了简短的批注，“两家公司对投放广告感兴趣，我计划携带宣传材料与他们进行现场谈判。”

很快收到两条回复，吉鲁说，“辛苦了，你还好吗？”，而阿扎尔则回复了他们俩，“加太多广告就不酷了！”

莱万放下手机，一会儿屏幕又亮了起来，是吉鲁回复阿扎尔：“捣蛋鬼！”，后面还有一个表情。莱万揉揉眉心，又解锁手机，给了他们俩一个统一答复，“我很好。ps：艾登的建议会被酌情考虑。”

接着，他让秘书把内马尔叫进来，在等待的间隙，莱万想，显然，在这两天里，这个年轻人对他莫名其妙的敌视已经没法隐藏了，但他也打听了一下，小男孩在工作上的表现还是颇为突出。如果放在平时，他可能有更好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现在他已经没心情去考虑人事问题。

男孩走了进来，穿着松松垮垮的运动裤和黑色长袖来掩饰已经变得线条圆润的腹部，外面还披着一件牛仔外套，就那样大大咧咧的站在门口。

“把门关上。”莱万说，内马尔回头看了一眼，才发现他是对秘书说的。秘书把门关上并且走了出去。

“坐吧。”莱万指了一下面前的凳子，自己却没有站起来。

内马尔点点头坐下，看起来多少有点不知所措。天啊，他还是一个学生呢，莱万在心里暗骂了一句。

“我直奔主题吧，”莱万说，上半身向前倾，用手肘撑在桌子上，“我不知道为什么你对我这里发出去的任务都故意回避，这是一个小地方，我们互相认识、互相尊重，这样的事情很不好。不过因为你刚刚来这里，我不会跟艾登说什么，而只想尽我所能的帮助你。是有什么地方让你觉得在这里工作不舒服吗？”

“对不起，”是他的错觉吗，为什么男孩看起来像是松了一口气，“我只是忽略了，以后不会再这样了。”

他看起来有点敷衍的表情显然不能让莱万满意，但他也没说什么，只是点了点头，请他回去了。不过，有趣的是，在出门之前，男孩又转头问他，“你家里还好吗？”

顺着他的目光，莱万看到了自己的旅行箱，“还好，”他说，“我是准备要出差。”

男孩出去的时候，秘书正走进来，告诉莱万已经为他订了明天的票。不知为何，莱万盯着内马尔的背影，觉得他身形一顿、似乎在听他们讲话。

但他那个时候不想再考虑更多关于托尼的事情，托尼，一提起来他心里还是像有什么揪着一样。所以莱万轻易的把这个事情放过了，没想为何内马尔很容易的问出了“家里”这种问题。他希望他可以尽可能的进入工作，而勤奋的工作果然从不背叛他，在那些没完没了的电话和邮件中，他渐渐让自己淹没。

直到秘书敲门，说如果没有什么事情她就去吃午餐了，莱万才意识到午饭时间已经到来了，他往门外一看，发现外面已经没剩下什么人了，便批准了她的要求。

看完手头的文件的时候，时钟已经指向了12:45，莱万把它放下，随手拎起椅背上的西装外套，打算出去找点东西吃。

走出来的时候，他看到格子间里只剩下阿扎尔还坐在座位上，吉鲁正在他旁边站着，胳膊肘支着隔断跟他说点什么。莱万本无意听他们的悄悄话，但耳朵还是背叛了他。

“你到底给我放了什么，”阿扎尔抱怨道，“我肚子好疼。”

“我什么都没做。”

“骗人。我看到你在冰箱上贴的便签，‘我在汉堡里放了泻药’了。”

“我就是逗你玩的，”吉鲁说，“不过，就他妈这样你还吃了啊。”

阿扎尔停顿了两秒，接着又抬起眼睛、非常认真的说，“奥利维尔，我肚子疼。”

“你是不是喝了冰汽水？”

“有可能吧，我不记得了。”他说，“你不应该做点什么吗？”

“做点什么？”法国人说，“难道是热潮期要来了吗？”

莱万尽可能放轻脚步的走过去，不过显然他也失败了，因为下一秒，比利时小个子就转过椅子来，问莱万要不要和他们一起去吃午饭。

“抱歉。”莱万先对他们摆摆手，表示自己不是要故意听到或者看到什么的，对于午饭邀请，他本来是想拒绝的，但是转念一想，这也许是件好事，不管他现在多么想拉上所有的

窗帘关掉所有的灯光，蜷缩在床上一个人歇一会儿，他的理智还是忠于职守的告诉他，自己呆着是最差的选择，于是他说，“好啊。”

走在路上的时候，三个人都没怎么说话，莱万又道了一次歉，关于他不是故意撞见什么的。

“没什么啦，”比利时人说，仰起头看了看莱万，“从吉鲁把一切都发到ins上的表现，你就知道，我们其实不怎么介意的。”接着他又转过头去跟吉鲁说莱万居然比他高那么多，吉鲁说他们主要差的是腿。

莱万一边听着他们说话，一边控制不住的想，他和托尼虽然一直都是被人羡慕的情侣，但似乎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表示过什么——他们就是很默契，学生时代就有说不完的话。这种熟悉让他们即使成为了情侣，交往模式还差不多，谁都没有更亲密的示好。托尼会想让他在自己的学生面前亲他或者等着他下班吗？莱万无法想象。如果他那么做了，托尼又会怎么做呢？比如，纪念日的时候带着一束玫瑰去教室外面等他？或者……在哥大的校园里向他求婚？

他多半不会拒绝。

这个回答让莱万心里一沉。

他会笑，会有点尴尬，也有点惊喜，路过的学生在起哄，还有人在偷偷拍照片，过了两三分钟，带着笑意的蓝色眼睛才会严肃起来、目不转睛的看着他，说……

“你要闯红灯了，”阿扎尔在旁边拉住了他的袖子，“老兄，你聪明的脑子里都在想什么啊。”

……说好啊，我愿意。

“抱歉。”莱万整理整理自己的袖子掩饰尴尬，为失神道歉。

“你总是在说抱歉，”阿扎尔说，对他做了一个夸张的wink，“好像你欠了什么很多人很多一样。”

“也许吧。”莱万不置可否。

“你还好吗？”坐在餐厅里，一天第二次，吉鲁又问莱万，顺手把外套脱下来给阿扎尔。旁人看了这场景大概要觉得奇怪，明明是他身边的Omega看起来不太好，正窝在那里，

下巴抵着桌子，像一只要渴死的鱼，只顾着把Alpha的衣服团起来抵着肚子。但吉鲁却只是轻轻握着他的手，问对面那个衣冠楚楚、坐的笔直的Alpha感觉怎么样。

“就是正常的家庭矛盾而已，”莱万喝了一口柠檬水，既然不得不说，他就努力把它讲的若无其事一点，“不会怎么影响工作的。”

阿扎尔在旁边趴着听着他们说话，忍不住转向身边的吉鲁，问他，“如果女朋友或者男朋友让你滚蛋，法国人会怎么做啊？”

“就滚蛋。”

“如果你还想见他呢？”

“那取决于你想怎么样见他，如果只是想见，你可以说我有你的艳照。”

“如果还不想结束呢？”

“那可以玩一点花招，”吉鲁说，“比如给他发个短信，说家里的感冒药放在哪里哪里，不要忘了。然后再制造一些偶遇什么的。”

谢谢你们，莱万在心里想，虽然他们都不了解托尼，也不知道这些东西对于托尼都没什么用。他从不怀疑托尼能找到药箱，尽管他很少生病，但是他还总能记得要把过期的药扔出去，再买新的回来。他还记得去年过圣诞节的时候，他回家发现托尼发烧了，正缩在被窝里脸红红的叼着体温计，急促地吐着气。莱万凑过去给他看体温，还问他怎么找得到体温计，连他都不记得放哪里了。托尼总是知道这样的事情，而且总能把自己照顾的很好。

“什么事情也不能指望你。”昨晚的托尼说，咄咄逼人的。

也许吧，也许这一切终究要算到他头上，怪他总是回来的太晚、关怀的太少、怪年长者从没成为年轻人的指路标，错过了那么多和他手把手的时光。而莱万有点无助的想，他还能做什么呢，托尼永远也不会知道，当波兰的男孩第一次来到美国、操着半生不熟的英语问路，费了半个下午才找到他们家的时候，他是什么样的心情。他也不知道，多少次莱万迷失在纽约寒冷的凄凉的雨里，迷失在云雾中的摩天大楼和高跟鞋快速敲地的声音中，忘记了自己该去向什么地方——每当那种时候，莱万就忍不住想到华沙。托尼总说华沙和纽约一样冷，他应该很快能适应。莱万告诉他华沙更冷一些，但跟这里不一样。这时他终于想出了那时没出口的话——这个季节华沙会下雪，而在那个白茫茫的向地平线延伸的世界的尽头，是落日的微光、冰棱的晶蓝和莱万的家。

#小蝌蚪想妈妈#

TBC

撸扎番外

大概五、六年前，艾登·阿扎尔是个快乐的男孩。

身为Omega一点没限制他想喜欢上谁就喜欢上谁的自由（和想上谁就上谁的自由），悄悄说一句，他从青春期就发现，他对身高比自己高20厘米以上的强壮Alpha情有独钟。更加美好

的是，他的现任男友蒂博·库尔图瓦正好符合这个要求。

更更让人羡慕的是，他和他的男友就职于同一个公司的不同部门，每天可以一起享用午饭和晚饭，而这种过于亲密的相处方式并没有影响他们的感情，三年过去了，他们俩看起来还是像两块粘在一起的橡皮糖。

“蒂博是个很细致的人，”在一次私人聚会里，阿扎尔对德布劳内说，“而我正好是个比较随便的人。所以我们基本不吵架。”

接着他把炸鸡推开，故作嫌弃地说，“我不能吃这个，蒂博说这样很容易长肉。而我正在减肥。当然，如果邪恶的凯文非要给我一块，我也只能接受。”

要说有什么小小的烦恼，大概也就是这个——蒂博总是叫他减肥，可是艾登偏偏是很爱长肉又没有忌口的那种人。真的，这个有点烦，艾登想，如果只是在床上拍着他的屁股，说你该瘦点了，这也还好；然而蒂博有时候会在跟朋友单独聚会的时候提到这件事，说他刚认识艾登的时候他还不是这样的，不幸的是，他的一个朋友正好也是艾登的朋友，所以他就知道啦——好吧，这有点伤人。

蒂博不止会管这件事，阿扎尔闷闷的想，他还会叫他唱歌不要唱的那么大声，你走音了你知道吗，一次他从KTV里出来，刚坐到车里、系安全带的时候，蒂博就这样告诉他。而且你不该那么笑，笑的弯下腰去。蒂博又说，那样叫我们都挺难堪的。

阿扎尔对他这句话撇了撇嘴。

好吧，蒂博说，其实我想说的是，你安静的时候比较好看。

这还差不多，他当时说。

“可是我觉得你最近过的有点闷闷不乐。”，凯文·德布劳内说，顺手伸过来揉了揉他的卷发。

“也许吧，”阿扎尔说，“但我爱他。尽管他最近总是出差——去马德里什么的。我担心他会被调到那边的分公司去。”

话是这么说的，但是真的听到他要去的消息时，阿扎尔还是觉得自己好像被足球鞋狠狠的踹了一脚。而且，他同时发现自己大概是全公司里最后知道的那个人。

“我落地的时候会给你打电话的。”蒂博收拾东西的时候说，他把衣服一件一件装进去，又把生活用品也放进去，最后又放了一个大大的玩偶——他还是个很可爱的人，阿扎尔靠在一边看着想，这是为什么我爱过他。

他拉上了箱子，提起来拎了拎测试重量。吸了一口气，把箱子放在地上，打算过来亲阿扎尔一下。

阿扎尔躲开了，小个子比利时人仰头看着高个子比利时人，没有笑，“我不会接的。”

“艾登，”他看起来一脸难以置信，“我以为我们讨论过了，这就是一次调任而已，何况你也有机会和我一起去，也许明年……”

“不是这个，”阿扎尔把手机上的照片举起来给他看，“你上次出差的时候就认识他了吧？”

别问他怎么知道的，反正他就是知道。

切，那个科斯塔有什么好的，我跟他当过一段时间同事，我知道，他跟我一样爱大笑，一样说着口音很重的英语，一样大大咧咧的，一样是一头卷发——20岁的时候你说我还是剃短了好看，蒂博，你还记得吗？

三年的感情。

初恋。

大diao和高个子。

三年的感情。

呸。

阿扎尔一边想着，一边站起来买了另外一个汉堡，他不知道他在那一天穿着邋邋遢遢的人字拖运动裤，反戴着棒球帽，逛了多少家蒂博从来不会进的店，买了多少东西，直到他在汉堡王里，还没说出自己要买什么，就捂着嘴冲进卫生间里把一天吃的东西吐的干干净净。

没怀，谢谢，只是这样自虐一样的进食让他的胃受不了了。

他漱了漱口，照了照镜子，见因为呕吐弄的眼角有点红，就又洗了把脸才出去，点了一杯饮料。

刚拿到他的可乐，就看到一个高大的、穿着西装男人正在用法语味道的英语急躁的向店员催自己的饮料，店员正忙着，懒得搭理他。阿扎尔本来想从他旁边走过去，就听到那个男人用法语小声抱怨着快迟到了。

阿扎尔把自己的饮料递给他，“我还没喝。”他用法语说。

那个男人被他搞得有点愣，可能以为他也是店员，就拿过去啜了一口——这时店员拿着一杯饮料走到取餐台前，叫了他的号。

男人显然被这种情况弄的有点尴尬，他把阿扎尔给他的饮料往桌子上一放，低声说了声谢谢，就挤过人群去拿自己的了，挥舞着那张白色的小票。

阿扎尔看了看桌上的饮料又看了看男人的背影，发现自己已经懒得再去买一杯了，于是他拿起自己的饮料，趁男人还没回来，溜出了汉堡王。虽然听起来有点脑子缺根筋吧，但是他当时真挺想要拿杯可乐的。

那天他喝可乐喝的有点醉，甚至给蒂博又发了一条短信，发了就删了，第二天他对自己发了什么忘的干干净净。没人回复，但至少他还没被拉黑。

一年后。

吉鲁端着酒杯穿过人群，居高临下的看着穿着晚礼服靠在一起跳舞的男男女女。虽然表面上他没有什么表情，但他心里还是有点紧张——明天就是竞标的日子，而他作为一所法资公司的代表，需要上台为他们做最后的陈词。

“你可以当我们的门面了。”他记得出发前格里兹曼对他这么说，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男人和女人都会爱你的。”

可是他心里并没那么轻松。吉鲁想，他知道，一家以技术出名的比利时独资公司会成为他们有力的竞争对手——至于其他人，倒是还不他的考虑范围之内。

礼貌的谢绝了几个邀请他跳舞的Omega，吉鲁踱步走到旁边，这时他眉头一皱，看到几个Alpha正围着一个小小个子，还不时交换着奇怪的眼神。其中一个Alpha的手甚至已经搭到了他挺翘的屁股上。而那个Omega好像晕晕乎乎的，并没有什么反应。

酒里可能有东西，吉鲁判断到，法国人一向不屑于这种技巧。但这类药物一向在法律的边缘上，他也不能阻止有人需要用这个证明自己的魅力。同时他意识到，这个小家伙要倒霉了——不过，尚不知道那几个Alpha什么来头之前——万一是甲方公司的呢，他干嘛要趟这个浑水呢？

就在这个时候，那个小小个子回了一下头，操，吉鲁意识到，自己看他有点面熟。虽然他一时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了，但是这种忽然建立的眼神联系，让他觉得自己跟那个倒霉的Omega产生了某种说不出的关系。在理智阻止他之前，吉鲁走过去，拉开了围着他的Alpha。

“终于找到你了，”他假装非常惊喜的说，用一只手揽住小小个子的肩膀。同时放出一些信息素威慑旁边的Alpha。这是公众场合，吉鲁对自己说，他们都怕他们的肮脏小把戏被发现，自然也不敢声张。

小小个子基本上已经瘫在他的胸肌上了，头还晃了晃，找了一个舒服的姿势。隔着薄薄的白衬衣，吉鲁感到一种奇怪的热意传来。

他给他开了一间房，然后把已经人事不知的Omega架到了床上。他怎么那么沉啊，吉鲁想，不过肉都长哪里去了，明明是个贫乳。

哦，他看了一眼趴在床上的男人，大概知道了。

又看了几眼，出于某种善意，他还是给他盖上了被子。

他得到了那个竞标，原因很出人意料——那个比利时公司的代表根本没来。

一个月以后，他们又在另一场竞标相遇了。

“又是你啊，”握手的时候吉鲁说，“小胖子。”

阿扎尔给了他一个你这人怎么这么莫名其妙的眼神。

吉鲁笑了笑，整理了整理领子，哼着歌从他身边走过去——也许是因为身高差距，他错过了小个子在他们擦肩而过的那一刻恍然大悟的表情。

信息素的味道，简单、直接，从不欺骗。

又一个月以后，他们搞到一起去了。不要问我细节，我不知道你想知道哪个细节，是搞到一起的细节，还是搞——到一起的细节。德布劳内说他不知道。

总之他们非常和谐，就像我总说的那样，什么屁股配什么diao。没有问题。

一年多以后，他们一起经历了一个对于他们都很艰难的日子。

那天，吉鲁梦到戴着墨镜、穿着白大褂的医生严肃的对他说，你的Omega因为营养太好孩子长得太大了，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请你在这里签字。

过了很久很久，不知道有多久，护士走了出来，抱着一个圆圆的东西，吉鲁刚急切的围过去，她就对吉鲁说，恭喜你，是一个小汉堡。

吉鲁大叫一声从梦中醒来，发现自己高举的手上的血正一滴一滴的流到自己脸上。在那样昏暗的夜里，看起来好像是可乐。直到它流到了嘴里——吉鲁尝到了铁锈的味道。很多年后他还忘不了那种滋味。

他在医院走廊地上枯坐到天明。

他签了医生给的所有文件。

如果是小汉堡，他想，就小汉堡吧。

过了很久很久，不知道有多久。

眼泪的味道跟血尝起来不太一样。

十天后，吉鲁拉着裹的严严实实的、不情不愿的小胖子在医院后面的小山坡上散步。

“我不想走了，”跟不上的小矮子抱怨，“我要累死了。”

“不管多累，”吉鲁居高临下的批评他，“也要走下去。”

“停一会儿吧，”他说，“就一会儿。我跟你说一件事。”

“你可以边走边说啊。”

“你知道我当时最害怕什么吗？”

“什么？”

“我昏过去两次，又醒过来两次，第二次的时候听到你正在外面砸房门——然后我就非常害怕，我想，我以为我死了呢，没想到转世了还他妈的是你。”

吉鲁叹了一口气走过去，把他拉过来，亲吻他的额头。

“别用这个动作，”亲完了以后比利时人小声抱怨，“我的前男友特别喜欢这个姿势。”

“要亲就亲嘴。”他想了想又补充道。

你看，我们都不是故意在这篇属于吉鲁和阿扎尔的故事里花一半时间讲前任的，但非常抱歉的是，这通常就是生活。那些离开或者我们离开的人在我们生活中占据了很大的篇幅，也给了我们很多不能忘记的回忆。而且，如果对比不存在，哪里又存在选择的自由呢？

还有一次他们一起看老电影，屏幕上比利·怀德镜头下的玛丽莲·梦露风情万种，正跟朋友叙述着自己的无助，说她总是爱上一个又一个“吹着令人心碎的萨克斯风，某天早上却一走了之，连她的牙膏都要偷走的男人”，他们看着就笑了，果然到了结尾，年轻的歌女再次跳上了一艘晃晃悠悠的小艇，跟着一个新的萨克斯风手驰往远方。

后来吉鲁说，聪明人总是知道审时度势，而小甜心相反，他们从来都不知道改变。

半年后，当艾登去一家金融公司谈业务，他看到走廊里坐着一个男人。穿着西装的男人看起来颇为疲惫，正在等待着面试官叫到他。

艾登走过去，向他伸出手，“你好，我是艾登·阿扎尔。你也是来面试的吗？”

就这样，我们回到了我们的起点。

不，还差一句——

今年艾登·阿扎尔27岁了，他仍然是一个快乐的男人。

#一年后阿扎尔去了马德里（不）#

#不知道周末该祝曼联好运还是切尔西好运#

#全文大概只有开始和结尾的两句话是真的#

注释：

- 1，库瓦的玩偶：他去马德里的时候带了一个很可爱的巨大玩偶；
- 2，库瓦和科酱的世界名画相比大家也看过了，比不过比不过，继续马德里意难忘吧；
- 3，库瓦说认识扎球的时候他还不是那样的，里尔扎了解一下（右一）：

4，库瓦和扎球的短信梗来自，前些日子接受采访的时候，扎球说他想去皇马，但是不会像库瓦那样离开。几天后比利时队踢国家比赛，三个人展示奖杯，库瓦ins上发的图把扎球截掉了，扎球在底下开玩笑，问他为什么，也没人搭理他了（不知道这件事有后续吗）；

5，扎球和吉鲁的喝水梗，吉鲁还在阿森纳的时候，有一次医疗暂停，他俩站在一起，吉鲁很顺手的就向扎球要了水，扎球递给了他，吉鲁喝完以后他自己还喝了一口；

6，竞标梗就是世界杯梗，法国vs比利时的时候吉鲁飞铲扎球令作者印象深刻；

7，难产（啊别打我），是因为看了扎扎这个被侵犯视频，给大家看看动图：

十一，

快十二点的时候，克罗斯坐在卧室的沙发上，双手背在头后面依靠着墙。

蓝牙音箱里放的是Beatles乐队的I' m so Tried，歌词就那样断断续续的飘进他的脑子里。

I'm so tired, I don't know what to do 我太累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I'm so tired, my mind is set on you 我太累了，我的心全想着你

I wonder should I call you but I know what you would do 我在想要不要给你打个电话，但是我知道你会做什么

You'd say I'm putting you on 你会说再坚持一会儿吧

这时他听到有人敲门，没起身，他说请进，对方就探进了一个头来，是格策，看起来颇为局促不安。

“托尼，”他挠了挠头，说，“罗伯特前段时间就受了很大打击，我觉得不然你还是联系一下他吧，我们……我担心他万一会出什么事呢？”

“马尔科让你来的？”克罗斯问他，并非出自恶意，只是觉得看着他的窘迫颇为有趣。同时他也觉得一阵烦躁……这样的交谈显然干扰他专心听歌了。

But it's no joke, it's doing me harm 但我不是在开玩笑，我正被伤害

You know I can't sleep, I can't stop my brain 你知道我没法入睡，没法停止我的思绪

You know it's three weeks, I'm going insane 你知道已经三周了，我要失去理智

“我们都这么想，”格策说，挠了挠头，他补充，“好吧，马尔科觉得他自己来会不会让你心里不舒服。但你知道，我们都很关心你，和他。”

克罗斯沉默了一会儿，转头看了看窗外明灭的汽车尾灯，半天才像下了什么决心似的，说，“他不会为这种事情想不开的。”

格策叹了一口气，小声说了一句早点休息，就关上了门。克罗斯抓起手机，把已经放完的歌又找了回来，找到最开始的地方，又把音量调大，这样他可以整个人沐浴在歌里——

You know I'd give you everything I've got 你知道我愿意给你所有

For a little peace of mind 来换取一点点内心的平静

莱万的确没睡着，最开始倒不是因为思绪连绵，而是因为某些具体的问题，比如他先是觉得风有点凉，把窗户关上了，后来又觉得屋里闷的慌，起身把窗户打开了，一瞬间冷风贯

穿了整个屋子。莱万就那样站在窗口看了一会儿，不过脑中并没闪现什么“如果我往下跳是不是就一了百了了”的想法。毕竟，这是一个三层小楼，往下只能看到院子里的树和无限的墨色天空，跳下去多半只能半身不遂、平添更多烦恼。

他站在那里，起先只是因为他清楚自己回去也睡不着，后来是因为他听见空气中隐隐的送来什么歌声，便凝神静听了一会儿，却总是抓不住任何歌词和曲调。那只是一种朦胧的幸福，好像来自某个有着暖黄色灯光的客厅，爸爸妈妈带着十来岁的小女孩，练习明天上台表演的曲目。

他曾经也有过那样的幻想。莱万想，郊区的房子、养条狗、自己的Omega和漂亮的孩子，银行里有足够的钱去旅游和过下半辈子。同学都说这是老派美国人的理想，莱万不置可否。心里知道这并非是美国的幻想，而是一个正经波兰人的愿望，其中的区别，就像是田园牧歌和广阔又寂寞的西部大农村一样。但莱万懒得纠正，他知道对方不能分辨其中的差别。

只是后来他发现自己还想要更多，莱万用胳膊肘支着窗棂，他想要被人夸奖、被人羡慕，想要拥有完美的职业规划，想要一口吃成个胖子并且总能保持清醒选到捷径。这种商学院的生活方式确实给他带来了许多便利，比如他发现自己根本不需要在别的事情下太多心思，男人和女人的暧昧邀请就接踵而来，比如他过得越好期望就越大，像一个美丽的彩虹泡泡。也许是泡沫，莱万跟别人说，眨了眨眼睛，但是说实在的，有什么比钱更真实的呢。他和对方一起大笑起来，那时候他觉得自己已经在十年里练的老奸巨猾，足够避开各种陷阱。

代价当然也不是没有。莱万付出的代价，除了比别人更多的辛苦和自律以外，还有个人时间的压缩。这指的不仅仅是上班时间的增加或者全年无休，而是某种压力，这种压力将他锻炼成一个重视目的和成效的人，让他一下班就去健身房，不是因为他有多爱那些，而是因为他要健康的体魄和精神去迎接日复一日的工作和挑战，是因为他需要良好的外表去赢的人们的喜欢。就这样，莱万即使在下班以后，也为了“充实自我”和“自我提升”奉献了全部热忱。

莱万给自己倒了一杯水，坐在沙发上，事实上，这是他多年来第一次茫然不知所措，既不知道该去哪里也不知道该做什么。他抱着头，将身体压低，总觉得自己忘了什么很重要的事情，觉得刚才那个描述和回忆中有些不尽人意的事情，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

“我在哪里啊？”忽然间，他想起刚在一起的时候，托尼趴在桌子上看着莱万小时候画的名为“人生理想”的水彩画——上面有小房子、花园、漂亮的妻子和孩子——的时候开玩

笑的问他的。而这幅画面渐渐又和另一幅画面模糊了，还是托尼，在今天早上问他的，“你觉得我们在一起的这些日子里，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

这两幅画面莫名其妙的在莱万的脑子里搅到了一起，后来就再也分不开了。莱万忽然意识到两年以来托尼一直在问他同一个问题，最开始是有点好奇、有点惊喜的，到最后是以某种近乎绝望的冷酷，他说，“为什么是我？”

莱万放任自己躺下来，却心知自己不可能睡着了。在此刻，他意识到自己的未来规划看起来那么明确，实际上却非常含糊，甚至让他自己也问自己，在那个完美的世界里，身边的人换一个又有什么呢？只要他，或者她，善解人意、聪明、性格和外表都符合他的审美，那个人具体有着什么样的姓名，他又真的考虑过吗？

莱万通常不愿意去想这个问题，甚至似乎提起来就会违背他什么道德观念，但是此刻，在无人的夜里，他发现自己无法回避。

这样想起来，莱万渐渐回忆起了很多久未提起、之前可能不会想之后也可能不会再遇到的事情。比如他高中的时候第一次拦下的隔壁班女生，和在操场上散步的时候她脸上夜色也挡不住的红晕——这样一说，莱万不得不承认，托尼·罗斯肯定不是18岁莱万的第一选择，他那个时候更偏爱那些艳丽出众、个性活泼的女孩；大学里有过两任，印象却都不如高中时更深了，奇怪，莱万想着，他们明明认识了一两年，却这么轻易的互相遗忘了，难道记忆的欺骗性竟这么强吗？会不会同样有一天，他也会把对托尼曾有过的爱装进合上的相册，等着他在他心里渐渐泛黄？

这想法让他悚然一惊。

莱万没在这里耽搁，接着他又想到了马尔科，马尔科其实是他一向会喜欢的那种类型，不管在职业还是在外表上都颇为对他胃口。他们度过了一段很合拍的时光，又在理智的控制下好聚好散了。最后的一段时间他们总是吵架，直到争吵带走了他们所剩不多的个人时光，于是他们一拍即合、果断退出，莱万之后确实伤心和不适应了一段时间，但也就是一段。毕竟他们心里都清楚，自己能给出和承受的爱都是有限的。

马尔科和格策过的很好，莱万想，我能看出来，这跟我和他的关系是不一样的，马尔科比以前更放松、脾气也更好了，说明他的确为这段关系改变了很多。他们愿意为彼此付出更多时间，也愿意相互扶持，我可以看到他们看彼此的眼神，看到他们的快乐。

忽然间，他想起来某天，在托尼自告奋勇去厨房做早饭的时候，莱万和马尔科一起坐在餐桌前，马尔科靠着椅背，凑过来对莱万悄悄地说，“我觉得他很适合你。”

莱万当时没有多问，现在却恨不得立刻打电话问马尔科为什么，如果他能看出格策和马尔科过的很好，莱万觉得，也许马尔科也能看到什么他看不到的东西。

莱万起来洗了把脸让自己冷静下来，努力从自己的记忆中寻找可能被他忽视的点。但却无论如何都找不到。诚实地说，他和托尼并没什么非常特殊的回忆，他们相遇的时候莱万已经褪去了青涩，再不会像高中那样疯狂示爱，或者一天到晚的想着对方了。现在想想，拜莱万的全年无休所赐，他们甚至都没怎么长途旅行过，尽管托尼有暑假和寒假，最远的可能也就是去美国西部晒晒太阳。此外，托尼也不像马尔科那样对火辣的床上运动格外热衷，他很少发出声音，莱万印象最深的是底下人半闭的、随着他动作轻轻颤抖的金色睫毛，和低声的喘息……他们几乎没有什么激情时刻，也没有哪个时候，莱万可以一下子抓出来，说这个瞬间足以证明我们曾经相爱。

但是，越这么想，就越多关于托尼的记忆钻进了他的脑海。莱万想，他很坚强同时也非常温和，他平时都没什么话但那是因为你没找到他喜欢的话题，如果戳中了，他就会滔滔不绝半小时，才结束于一个抱歉的微笑；他看起来对穿着没什么要求，却总会在冬天抱怨哪件毛衣扎的他脖子痒，然后一下把它脱下来，跳进被窝里；他喜欢紧身一点的衣服，衣柜里总是装着几条不符合教职工形象的破洞牛仔裤，他……

莱万不能再想下去了。三周过去，悲伤的利刃第一次追上他，并狠狠的击伤了他。而在这种寒冷和无处不在的回忆一起吞没他的情况下，他居然拥有了一丝难得的清醒，他意识到自己从一开始就找错了方向。他一直在寻找某一段记忆，或者拽出某一段之前就已经决定好的价值，并把它展示给托尼看，证明他就是莱万一直在寻找的那个人，证明他是他最合适也最特殊的伴侣，但是此刻，此刻莱万终于明白，如果并非如何，那又怎么样呢？难道他不是他的喜悦、他的痛苦和他的希望吗？难道不是他让他违反了诸多熟悉的定则，让他接受如此不同的一个人，让他想为他完成一切，在象牙塔里快快乐乐的生活下去吗？

凌晨四点钟，躺在办公室的狭小沙发上，看着天花板，莱万多夫斯基终于知道自己一直以来在潜意识里想要什么了——他想等到他的一切稳定下来，他立刻就拿积蓄去买一套梦想中的房子和一条狗，另一位主人是谁毫无疑问。接着，在一个晴朗的天气里……

只可惜，他知道他永远也做不到了。

几天之后，他就要满30岁了，指望他沿着18岁的路再度攀爬也已经太过艰难。看着窗外渐渐升起来的晨光，莱万在心里警告自己不能再想起更多关于托尼的事情，他知道自己只能把一切都专注在目前的工作上，他需要高效、需要冷静、需要心无旁骛。尽管他清楚，在内心的某个角落，他的失落无法再被弥补，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中，他将与之一起哀悼。

TBC

#TK：我还没死呢#

十二，

下午五点，莱万下了飞机。八月底的旧金山比纽约温度还要高近10度，热辣辣的太阳经过反光，晃的人眼睛都睁不开。

莱万戴上墨镜。本来打算看看文件呢，但昨晚熬了一夜，今天也没有什么心力，很快睡了过去。下飞机的时候他倒是不着急，非常绅士的坐在座位上，等着乘客一个一个下去，才提起自己的行李箱。甚至一直走到机场门口，准备拿出手机打车的时候，他才发现自己连手机都没开。

莱万叹了一口气，一边心里暗劝自己不管如何，还是应该对旅程有点期待、不能这样一味逃避下去，一边把新换的x为手机打开。

甫一开机，手机就迫不及待的发出提示音和震动，WhatsApp先后跳出十来条信息。莱万又叹了口气，单手把墨镜摘下来，在机场门口一手支着行李箱一手点开信息，从头开始一条一条慢慢看。

“3:00 p.m From: 马尔科·罗伊斯

你在单位吗？托尼本来应该回来了，但是忽然发短信说他晚上要去找你吃饭，不回来吃了。ps：收拾一下桌子；pps：下面这条是他给我的短信：

‘2:55 p.m From: 托尼·克罗斯

马尔科，（他们什么时候这么熟了？）这两天谢谢你和马里奥。我今天下课去罗伯特单位找他了，晚上不回来吃饭了。预祝你们有愉快的晚餐。ps：你还好吧？希望感冒快点好起

来。pps：拜托帮我喂一下克拉拉。（克拉拉是谁？托尼养的兔子吗？莱万遗憾地想，我本来想要是有个女儿，就叫她克拉拉呢）’

3:15 p.m From：马尔科·罗伊斯

你在吗？？是在开会吗？

3:40 p.m From：马尔科·罗伊斯

你关机了？还是把我屏蔽了？总之开机请回复一下，你见到托尼了吗？按说他应该到了啊。

4:00 p.m From：马尔科·罗伊斯

托尼也不回复我？你们俩怎么了？打架进医院了？（果然不该对马尔科的脾气好转抱有太多期待，莱万想。不过他没空琢磨这个，马尔科说托尼联系不上了？）

5:00 p.m From：马尔科·罗伊斯

好了，托尼回复我了。你们两个啊，唉，幸好。ps：提醒我，下次我再也不他妈的管你们之间的破事了。仅此一次。

5:05 p.m From：马尔科·罗伊斯

我开玩笑的😊”

罗伊斯的短信就到这里了，莱万有点摸不着头脑，满脑子还回荡着托尼去办公室找他了，接着他就点开了来自艾登·阿扎尔的短信。（顺便说一句，罗伊斯的头像是他和格策甜美的合影，而艾登的则是让人不想打开的一张吉鲁底裤艳照，“吉鲁居然在与汉堡王的斗争中取得了最终胜利。”莱万还记得他的秘书那天感叹的。）

“3:30 p.m From：艾登·阿扎尔

你男朋友来找你了。btw，品味不错啊。我告诉他你去出差了，很遗憾要当这个让德国小甜心脸色黯下去的坏蛋。记得请我吃饭。

4:05 p.m From: 艾登·阿扎尔

呃，有个事情，你的男朋友，托尼？是吧，托尼看了内的桌子一眼，脸色忽然变了。然后他就让内去走廊跟他谈谈了。二十分钟以后他们还没有回来，我就出去看了一眼——内哭了，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然后我就让他们去你的办公室坐坐了，因为走廊上可能会有员工经过。托尼非常冷淡地说他可以一个人过去么，请原谅他暂时不想见到这个人。内低着头不说话。我让他进去了，让内去卫生间洗洗脸。现在托尼在你办公室，内在自己的座位上坐着。我非常想把你的飞机轰下来。但现在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在这里给你发短信，希望帮自己理清到底发生了什么。编程一般是独立完成的事情，不过生活中大多数时候我还是更希望别人能帮我下决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如果实在孤立无援，我就只能自己来了。啊，托尼出来了，等一

（他的短信到这里为止，莱万快速往下滑——

4:45 p.m From: 艾登·阿扎尔

我大概弄清楚是怎么回事了……简而言之，托尼收到的匿名邮件是内发给他的。（操，莱万一拳头捶到旁边桌子上，让安检人员向他投以狐疑的一瞥）不得不说，这实在是个不折不扣的闹剧，好在托尼非常通情达理。他先前一直以为哈梅斯是Beta呢，可以说他的怀疑也是情有可原的。内吗，他实在太年轻，又在特殊阶段。虽然我不能说什么希望你原谅他错误的话，但是还是希望你在收到这条消息的时候能适当消消气，我跟他聊过了，他真的很后悔。ps：我之前也犯过类似的错误——黑过我的前男友。

5:10 p.m From: 艾登·阿扎尔

你猜怎么着？我、奥利维尔和托尼一起出来吃饭了。希望你不要怪我偷走你的小甜心。

【图片】【图片】”

莱万往下一滑，点开了图片，照片上的大部分都是阿扎尔兴高采烈的鬼脸，而在一个角落，是勉强挤出一个笑脸的托尼·克罗斯。这是他这三天来第一次见到他，真奇怪，只有两三天，却觉得很久没见过了，以前出差的时候也不会这么想。莱万把照片角落放大，几乎立刻，他注意到托尼穿的是一件剪裁宽松的白色半袖，那件衣服属于莱万。

他就这样愣了两三分钟，忽然心里莫名其妙的气闷消去了一大半。那是一种奇怪的感觉，本来莱万也没觉得自己有很大压力，但他确实忽然感觉轻松了很多。反而是这种轻松，才警示他之前处在某种不良状态中。

剩下一条短信来自于哈梅斯·罗德里格斯。

“5:15 p.m From: 哈梅斯·罗德里格斯

刚刚听说发生的一切，非常抱歉。我一时都不知道该怎么说，内的猜测，实在是太无稽了，他怎么会觉得我……他的事情我会妥善处理的。请前辈一定不要因此责备您的男朋友，如果他有什么疑虑的话，我也可以解释……总之，等前辈回来，请允许我带着内登门道歉。”

莱万给阿扎尔和罗伊斯一人回了一句感谢；给哈梅斯的，他想了想，发了一条“好，等我回来再说。”；而唯一他关心的那个人，却是唯一一个既没给他发短信，又让他不知道该怎么说的。（他又想起来托尼对他说——“我们之间不只是这个问题。”）

他该写什么呢？我们会解决所有问题的，请再给我们一些信心？可是他自己真的确定吗，拿一些现实的问题来说，比如职业发展，或许连莱万自己都没有信心在几年之内重新回到原来的位置。他又能给他什么许诺呢。

但不管如何，他还是点开托尼·克罗斯的头像，草草写了一条——“我到洛杉矶了，你还好吗？”

这时候，对方公司的电话打了进来。

莱万入住了宾馆，他冲了个澡，看了看托尼还没回复，就准备了一下明天要演讲的材料，又对着镜子排练了一下演讲的神态和步伐。基本满意之后，他看了一眼表，八点半。他

在飞机上睡了一路，此刻还没犯困，躺下也睡不着，索性换了一身体闲装，打算去街上转转。好在他离家出走，箱子里倒是有什么都有。

小店基本都关门了，他随便找了一家亮着的餐厅吃了顿饭，就在街上散了散步。路过一家古着店的时候，莱万看到橱窗里不少珠宝饰品，其中有一个长久的吸引了他的注意力，是一个黑色的星星做的手镯和配套戒指，1920s左右的浮夸风格，看上去风格很像菲茨杰拉德在结婚前送给泽尔达的那个黑暗晨星项链。莱万挺喜欢这个设计，但显然这套饰品不是为了男人做的。那个时候他想，也许他应该买点什么送给托尼，不，不止托尼，送给最近遇到的所有人。

第二天，莱万的梦想破灭了。白天，他在对方公司做了一次很好的演说，并且几乎说服了对方老板和他签订一份长期协议，莱万心里正暗自庆幸，知道接下来的任务基本就可以转交给会计和律师了——对方就问他要不要参加今晚的一个慈善晚会——也许是他做的过于成功了。

但这也意味着，他今天的唯一一点闲暇时光也就报销了。莱万中午和对方高管吃了顿饭，用上卫生间的时间拿出手机瞥了一眼，还是没人回复，只有秘书问他是今天回来（周五），还是明天（周六）。另外，手机提示今天是他的三十岁生日。莱万按掉提醒，想了想，让秘书给他定了今晚回程的票，大概十一点之后飞，凌晨回到纽约。又把手机揣回了兜里。

想法固然很好，实行起来阻碍却不小。比如莱万觉得自己喝的有点多了，不知道为什么对面笑嘻嘻的中年贵妇给他递了一杯又一杯的酒，也不知道自己今天为什么这么容易醉。莱万对对方笑了一下，虽然他浑浑噩噩的脑子根本记不住她到底是琳达还是卡洛琳，同时心里暗自警告自己——长期的沮丧和突然的兴奋都是致命的，他不能因为这个就放纵自己——不管他多想这样做。

抱着最后一丝清明，十点钟的时候，他礼貌的打断了对方面讨论自己家狮子狗生小狗的话题，向邀请自己来的老板温柔而歉疚的道了个别，就出门打车冲着机场扬长而去。活像个十

二点逃走的灰姑娘。唯一不同的是，灰姑娘不会丢掉王子的手机号码，而他把收到的名片从兜里掏出来（和强行被塞进他胸前口袋里的那些），一个一个撕碎扔出了窗户。

隔壁乘客似乎有点嫌弃他身上的酒味，莱万就笑着主动向他解释这是他香水的味道，不过他一开口，酒味就更重了。眼看着乘客勉强的点点头，莱万才觉得自己这次是真的有点醉了。

紧赶慢赶，他回家了。

降落的时候已经是凌晨，等莱万再回到办公室，大概已经有两三点了。

一片漆黑，他摸了半天才把自己的钥匙摸出来，又用了更久时间才让它对准锁孔。进屋的时候他觉得自己一下子放松了很多，不急不忙的拖着箱子绕过地上的各种快递箱子和零食袋子，慢慢的往自己办公室走——走过内马尔桌子的时候他还借着屏幕光特别看了一眼，一下子就明白托尼那天怎么识破的了——内马尔的桌子上贴着一个张牙舞爪的彩虹小马，而莱万隐隐约约的记起来，那封邮件的落款就是🐉。这么明显的事情，都因为他情绪太差而被他忽略了。

莱万推开办公室门。好在，他办公室的窗户还是像他走的那一天一样，微微敞开，月光无阻的洒进房间里。但莱万却反而微微眯起眼睛，他觉得大概是自己眼睛不好使了，刚才就把一把钥匙看成了三把，这时更是恍惚觉得自己看到了什么不应该出现这里的人，正侧身站在窗边，让光线勾勒出一个熟悉的轮廓——

“托尼”，莱万试探着说，他豁出去了，反正是幻觉也不丢人。

那个影子什么都没说，只是绕过桌子，向莱万走过来。莱万放开了行李箱，大步向前面迎过去，管它是幻影，还是真实，他都觉得控制不住的血液上涌，可能是他酒喝的实在太多。尽管他的步履那样踉踉跄跄，差点撞上桌子——

“托尼。”他抱住了。

“我还没来得及给你带什么，”他把下巴枕在对方肩膀上，有点絮叨的说着，也说不清为什么自己第一个想起来的是那个被他错过的商店，“我看到了不错的东西，我想给你买呢，但是那个老板非要我去参加什么晚宴……”

“生日快乐，罗伯特。”

“……我还是想跟你一起生活，”莱万继续说下去，“说实话，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这是对的还是错的，会不会是互相耽误或者最后发现不合适。我知道我们很多问题没解决，也许以后也不会解决。我想过也许除了我，也有很多人会适合你。而且我自己都觉得，也许我不能百分之百的再和之前那个你曾爱上的人一样。但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还是想和你一起生活，一直生活到很久很久以后。我不能直接讲出我爱你或者什么的话，我爱你，这是真的，但它从来都不是一个要挟，也不是你应该留下来的原因。我只是觉得，有些时候理解和容忍比爱更长，也有些关系比单纯的恋爱更复杂。对不起，这可能因为我是个很老套的人，听起来也很糟糕，但，对，还是，我不能欺骗你，我只应该问你，你还愿意和我一起生活下去吗？”

这大概是他做过最差的演讲了。没有理由、没有逻辑、更没有底气，衬衣扣子敞开着，看起来完全是一个狼狈的醉鬼，手里空空如也。

“如果你不说话的话，”莱万硬着头皮说，“我就当你答应了。”

他正要开始数数，克罗斯就开口了，听起来颇有些无奈，“你明天还会记得吗？”

莱万想说会，但他觉得自己应该诚实，于是还是摇了摇头，说，“我不知道，但我希望能。”

“没关系，”克罗斯回答，“我录下来了。”

不顾对方的低声抗议，莱万加深了这个吻。

#莱万不哭，你的梦想至少还有两个在，狗和男朋友#

#“我只有一个条件，你可以呆在这里等他，但不要在办公室搞起来，好吗？”——挨蹬

·阿扎尔#

TBC

“邮件是你发的？”，莱万叹口气，用双手捂住脸又放开，“而你现在觉得自己做错事了？”

“是……”内马尔站在他对面，大腿抵着莱万的桌子，双手不安的摆在桌沿上，明黄色的卫衣系带一边长一边短，上面还画着一个戴大墨镜的嘻哈少年。宽松的让人看不出他四个月的肚子，“我知道我做错了。”

莱万猛的站起来，内马尔吓得往后一缩，以为他要干什么，而莱万却转过身去，走到窗边背着手看外面的风景，好像正午的阳光不会刺伤他的眼睛。当内马尔以为他在沉思的时候，莱万却又转了回来，看也不看他，直接把桌子上摆的一箱厂家送的各种情趣玩具往地上一扫。那些造型浮夸的、色彩纷呈的假yinjing、跳蛋和润滑液就散了一地，因为力气有点大，一瓶润滑液盖子掉了，在地毯上留下一片白色污渍。一颗跳蛋还咕噜咕噜滚到了内马尔的帆布鞋旁。

这情景很好笑，内马尔却笑不出来。

“怎么……”，听到声音来敲门的阿扎尔也愣在了原地。

“滚。”莱万命令。

托尼·罗斯笑了笑，双手抱胸靠在了墙上，望着天花板，他缓缓地开口，“我见过很多这样的学生。他们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学了一点技术就要出来显摆，从来不考虑会造成多大麻烦。”

“对不起。”

“在那些时候，我就不知道对于他们教育还有什么意义可言。”

“我真的知道自己做错了。”

“最可怕的是，”罗斯说，终于看向了内马尔，“他们甚至不敢站出来承认。”

“我没有！我本来打算……在他回来以后就告诉他的。”

冷哼。

“我说的是真的！我……我没法证明这一点，但我不会……对不起，真的……”年轻的男孩摊着双手解释，看起来马上就要哭出来了。

“你们……聊的还好吗？”，阿扎尔小心的走进走廊里，皱着眉打量他们的神情，“不要去办公室里坐一会儿？那里有沙发。”

“我相信你，”出乎意料地是，克罗斯拍了拍内马尔的肩膀，从他旁边走了过去，接着克罗斯走向阿扎尔，问他莱万的办公室在哪里，可否让他进去待一会儿。最后，他用清晰而绝对不会被人错过的声音对阿扎尔说，“不要让我再看到他。”

没有转身。就这样背对着他们，内马尔都能感觉到克罗斯冷漠回望他的眼神，和阿扎尔反复在他们身上流转并且满腹狐疑的目光。他说不清楚是哪个更刺人。

但这都是他的错。

十三，

转天上班的时候，莱万问吉鲁自己什么时候才能休第一个带薪假期。

吉鲁看了他一眼，还没说什么，一边的阿扎尔已经饶有兴趣的抬头，问他，“德国小甜心要生孩子了吗？”

“还差一些步骤，”莱万说，“我需要时间补齐那些步骤。”

“那不一定需要去很远的地方，或者旅行才能证明，”吉鲁若有所思地说，“我是说，你们已经在一起住了这么久了，已经不一定非要旅行去检验。其实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可以成为仪式的事情。”

“他只是不想放你休假啦。”阿扎尔翻了一个大大的白眼，说，“我觉得你可以试试圣诞节假期？”

“好，谢谢。”莱万点点头。

中午吃饭的时候他叫住了内马尔，男孩本来一看到他就想匆匆走开的，但是听到自己的名字，只得无奈的转回了头。

“内，”莱万说，“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内马尔有点不知所措的请他继续。

“你和哈梅斯打算举行婚礼吗？”

“应该会，”内马尔下意识的抚摸过手上的订婚戒指，“打算等着孩子出生再说。”

“挺好的，”莱万说，“我有一个朋友也这么打算的。”

“挺好的。”内马尔也点点头，有点找不到用意和话题可以继续，就尴尬的站在那里。

“下午见。”莱万主动打了打招呼，从他身边走了过去。

晚上下班的时候，莱万逮住了从罗伊斯房间出来的格策。

“马尔科还好吗？”他问。

“下午的时候还是稍微有点发烧，”格策说，“基本上已经没什么事了。就是因为特殊时期不敢吃药，所以感冒症状看着比较严重。”

“精神呢？”

“跟我吵架说不想吃什么什么的时候精神十足。”格策耸耸肩，“有什么事情吗？”

“嗯……听说你有准备很多套求婚计划？”

格策警惕地看了一眼他。

“如果可以的话，我很想参考一下。”

“有是有的，”格策说，神秘秘的凑过来，“可是我觉得不一定适合托尼，毕竟都是为我们马尔科独家设计的。”

“比如？”

“托尼会喜欢你在Justin Bieber的演唱会后求婚吗？”

“……你有告诉马尔科他的偶像结婚了吗？”

“没有，”格策说，“我想等他病好了再跟他说。前些日子你的事情已经让他够恼火的了，何况孩子也在闹他。”

“一定守口如瓶。”莱万说，“还有就是，你们为什么都等到对方怀孕才觉得要结婚呢？”

“‘都’？”

“我办公室里的另一对也是这样，很年轻的情侣，”莱万说，“我在想是不是我落伍了。”

“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情况哦，”格策想了想，“我们的话，是比较意外的，因为之前没有住在一起的经验，还打算过一段时间再求婚的。但你看到了，马尔科现在的脾气本来就已经够大的了，有的时候还会莫名其妙的生气或者难过，我想我有必要给他一个保证。虽然我不是Alpha什么的。”

“嗯，”莱万表示赞同的点点头，还没说谢谢，格策就补充了一句，“不过我觉得你如果决定了，就应该尽早。”

“为什么？”

“怀孕以后再求婚，听起来就有点像为了孩子而结婚，”格策说，“总觉得以后说起来还是有点奇怪。而婚姻实际上跟这个也没多大关系，如果经济上、生活上都满意的话，应该就是时候了。只是我们俩也没什么选择了。”

莱万这次想了想，才说，“谢谢。”

晚上，莱万坐在灯前，在纸上画了又画，还是没想出除了旅行和婚礼本身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仪式。也许他真的可以等到圣诞节，然后和托尼去墨西哥玩一圈？在坎昆阳光灿烂的沙滩上？或者是南美洲神秘的金字塔前？或者他们也可以往北走，去加拿大看极光。这个听起来是不是不错？或者，干脆他就把这件事推迟，直到能买回原来的住宅再进行？这个念头一出来，倒是立刻被莱万掐灭了。他坐下来是为了做一个现实的决定的，不能建立在虚无缥缈的根基上。

“你今天提到的其他仪式指什么？”莱万给吉鲁发了一条短信。

放下手机，他继续在纸上勾画了起来，也许可以是在他们最开始念书的校园里，用最老套的那种Alpha给Omega的追求方法，比如烛光在地上引一条路啦，把主角引到某个地方，再给他献上一大束花……这些在学生里俗烂的套路，十年过去后，听起来倒有别样的情致了。

吉鲁的回复很快来了，“我不知道对于你们是什么，我们当年一起去拍了一部GV，很精致的那种，足球风格，还买了两套蓝色的队服，我记得清清楚楚，一个18号一个10号”。

紧接着又是一条，“本来说好发行的，最后艾登怯场了，就自己花钱买下来留着了。听起来挺奇怪的，但是当时我们想，这样分手也不好分了，就像某种不成文的代价。我觉得你们可能不会选用这种方法，但如果真的想拍的话，我可以让他们给你打折。”

莱万笑了笑，相处了这么久，他渐渐也习惯了这两个人的脑回路，简单回复了一句谢谢，就又开始去纸上写写画画。虽然刚才的建议显然不适合他们，但是他倒是因此来了一个灵感：托尼喜欢小孩子，之前上大学的时候他还每周去福利院做义工。莱万跟着他去过几次，不过更像是商科生为了增加简历内容而不得不做点公益。莱万这时候想，如果他们一起去福利院，可能去个几次，比如三四次的时候，托尼不疑有他，莱万也跟小孩子混熟了，就拜托一个小孩子把戒指拿给托尼？这听起来会不会很有意义？

“我挺喜欢这个的。”正在此时，一根手指从后面伸过来，点着校园那个，又挪了挪，“福利院这个也挺好的。我们什么时候去挑戒指？”

莱万回头，看到托尼·克罗斯不知道什么时候从学校回来进了屋，背上的双肩包还没来得及放下来，正站在他后面看着他笑。

叹了一口气，莱万让自己向后靠在旋转椅上，把脸埋在双手里，托尼来拉他也不松开。过了一会儿，才慢慢的放下来，说，“我觉得既然这样的话，圣诞去加拿大看极光是不是也可以一起放进来？”

小狗克拉拉嗷呜的叫了一声，蹦到了他腿上。

#多年以后他们还在吵这算谁求的婚#

TBC

十四，

“幸福的故事通常到求婚就结束了，”那天收拾东西的时候，克罗斯猛地说，“然后就是，‘他们永远生活在一起’，或者‘他们都老死了’，不会提到这一地鸡毛。”

“后悔了？”正趴在写字台上填一大摞婚礼请帖的莱万抬起头调笑他说，“现在也没用，你证都领了。”

克罗斯放下手中的衣架，走到莱万旁边，一只手撑着桌子，一只手撑着他椅背，俯下身去看他的进度，像是想起了什么，他顺口说，“帮我写一张给穆勒和胡梅尔斯。”

莱万想了想，觉得这两个名字听起来有点熟，灵光一闪问，“是你的老同学？”

“对，”克罗斯说，“你不是还在后来的活动中见过他们几次吗？”

莱万想起来了，当他在之前在银行部工作的时候，帮这家当过私人理财顾问——账面上的零他一时都数不过来。有的人就是这么好运，莱万脑中又浮现出穆勒穿着一身蓝色运动服从火红的玛莎拉蒂上下来的样子，还穿着荧光绿的限量款运动鞋、佩戴着闪闪发光的钻表，最可怕的是，胡梅尔斯从后面跟上来，大概是怕他冷，还给他披上了一件土黄色的长风衣。本来这些单独看起来都还好，但是合起来就有一种说不出的奇怪。

“他们不是住在德国吗？”莱万问。

“我给他们打了电话，”克罗斯说，“他们说正好包了一架专机，刚好试飞一次。”

“……他们比大学的时候更烧包了啊。”莱万说，忽略心里酸溜溜的情绪。

“你还记得穆勒他父亲吗？就是那个来我们学校讲座过的老师哥。”

“K神？”莱万想了半天，隐隐约约的想到了穆勒似乎总是这样称呼他父亲。

“他带着拉姆去南极探险了，”克罗斯说，“担心万一出什么事情，就提前把资产转移给他儿子了。”

“哦。”莱万答应了一声，回来继续写请帖，这明明跟他没什么关系，人和人也不是总能站在同一起点上的，但不知为什么听起来就叫人那么气闷。

“你妈妈会来吗？”写完这一张，莱万问克罗斯。

“会。”克罗斯本来蹲在地上整理衣柜，双腿蜷缩在胸前，声音就听起来闷闷的，“不过她说我爹需要缓一阵子。”

“好。”莱万想安慰又不知道怎么安慰，好吧，其实从他那天登门差点被老头子把门甩到脸上的情况上来看，这已经算不错了。

“原话说的是，一个儿子睡了他另一个儿子，他还要过几天才能接受。”

“没有德语的骂街？”

“没有。”

莱万转过椅子来，看克罗斯已经坐地上了，忍俊不禁地说，“谢谢老爷子还把我当儿子。”

紧赶慢赶，在婚礼前，他们还是腾出了一天时间出去转转。

莱万和克罗斯没有事做，又不想打扰其他上班的人，就在街上拉着手散了散步，走到半路莱万貌似不经意地说，我们去以前住的房子那里看看吧。克罗斯也没异议。

他们现在住的地方离以前的地方不太远——莱万拿到第一个月工资，他们就从罗伊斯家搬了出来，租了一间公寓。地方不算很大但也算足够，只是搬过来的衣服他俩懒得收拾，一直扔到箱子里。直到这次休假才开始分工收拾东西、买一些小装饰。毕竟他俩一致同意，干扰太多人家小情侣的生活是不好的。罗伊斯还真诚的挽留了他们一下，看上去是真的有点不舍得。克罗斯答应以后多多来玩。克拉拉窝在罗伯特的爪子下，睁着一双可怜巴巴的眼睛看着他们。

以前的房子早就住上人了，莱万和克罗斯站在门口，看到一家人带着小孩在院子里玩，小孩子金色头发，漂亮的像个天使，在草丛里滚的满身土，妈妈本来是想嫌弃他呢，却忍不住笑意，只叫他离玫瑰花丛远一点，别扎到自己。

“我原来一直想什么时候把它再买下来呢。”莱万插着兜说，“从哪里跌倒从哪里爬起来那样子。”

“你忍心吗？”克罗斯看着小孩子不听话的又跑向玫瑰花丛，“让人家再搬家。”

“你怎么不问我要花多少年才能买下来啊？”莱万忍俊不禁。

“我没概念，”克罗斯耸耸肩，“我平时处理的都是上万年的变迁。特别迅速的不是火山喷发就是泥石流。”

揽住他的肩膀，迫使克罗斯的视线从扎了手开始哇哇大哭的小孩子身上移开，莱万说，“后来我的想法变了，我忽然意识到没必要对那些失去的事情那么执着。不然的话，我们可能会为他们付出更多东西。”

天气已经凉了很多，傍晚更甚，他们回去的时候都裹紧了大衣和围巾，克罗斯还把自己的手插进莱万的衣兜里去。

这时候莱万说，“我不打算再走回老路上了。过那种天天不是勾心斗角，就是加班加的昏天黑地的日子。我猜你应该挺高兴的，说明经过这么几年，你的事业观终于把我传染了。”

“真心话？”

莱万想了想又笑了笑，“至少现在是真心话。”

婚礼前一天的时候，罗伊斯和格策来看克罗斯试礼服，四个月过去，罗伊斯已经带着不能掩藏的孕态，不过除了腹部，他身材倒是还像之前一般好。格策从后面揽着他的腰，似乎希望自己可以替他分担一些负担。两个人穿着同款的黑色和黄色相间的羽绒服。

“现在后悔还来得及。”罗伊斯打趣说。

“我是来得及，”克罗斯对着镜子整整领子，“你就不能退货了。”

“没想到你在我之前，”罗伊斯笑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人向我求婚。不过到时候养孩子我倒是可以指导你。”

“这不是谁的错，”克罗斯有意看了一眼格策，“主要怪Justin Bieber最近没来美国演出。”

三年之后，Pornhub表示可以收购他们的网站。很大一笔钱。

莱万走进吉鲁的办公室，像他最开始来的那一天一样，把阿扎尔也叫进来，通知了他们这个消息，着重强调了一下金额。

“每个创始人大概能分到这个数，”莱万展示给他们看，“初步来看，是很好的买卖。如果是我的话，我应该就卖了。但是，这是你们的决定。”

他直视两位搭档，在几年的交往中，莱万已经和他们建立了足够的信任，他会尊重他们的决定，而他知道尽管从财务上来说，可能是个好交易，不过对于创始人来说，公司就像他们的孩子，自然有不同的价值，谁又能说这样的决策就是好的呢？他看着他们，把计算器和文件放到桌子上，意识到不管他们做出什么样的决定，他都会支持。

吉鲁和阿扎尔皱着眉对视一眼，就当莱万以为他们要摇头的时候，他们异口同声地开口，“好啊。”

“为什么？”莱万笑了，颇为惊讶。

“人总有下一阶段，”阿扎尔本来坐在桌子上，现在挪了下来，拍了拍莱万的肩膀，“该结束的时候就让它结束不好吗？我们现在都三十来岁了，少了这个网站把我们捆绑在一起，接下来全可以去当自由的富翁。”

“再说，”他眨了眨眼，“你不知道我们俩为了这公司的事情吵过多少次。”

“辛苦了。”莱万说，由衷的。

在夕阳下往家走，晚风撩起他稍微长长了一点的头发，莱万不知为何想起了他和托尼蜜月旅行去加拿大看极光的那天。那天外面冷极了，他和托尼两个人都冻得脸红红的，跑回有着玻璃顶的小屋里，电暖器却无论如何也打不开。最糟糕的是，莱万想，那天晚上根本什么都没有发生，没有绚烂的极光、甚至连星星都只有零零散散的几颗。他们孤零零的躺在那里，觉得自己是整个冰雪世界里唯一一对忘记南飞的候鸟。

“我以为可以跟你有什么特殊的经历呢。”莱万说。

“哪次不是特殊的呢？”托尼往他怀里扎了扎取暖，含混地回答。

也许他是对的，莱万看着这座城市和来来往往的人，发现夕阳点亮的纽约看起来是如此不同，跟他第一次看到的那个冰冷的地方不同，跟此前任何一天都不同。整个世界都亮晶晶的，好像太阳的光焰坠落到大地上，又轻柔的下沉，形成某种从地心传来的热力——地心，他通常不会用这种词，莱万哑然失笑，这是托尼传染他的吧。

今年莱万33岁了，再次丢掉了工作，身边只余下所剩无几的东西，比如：一条狗、一间租来的房子、一些存款、一个等待着他的人和希望。

END

AO性转番外

Alpha! TK/Omega! 莱万

Mpreg预警

非常雷，非常OOC

1，问路

年轻男人站在秋风萧瑟的纽约街头，一手搭在已经微微隆起的小腹上挡着风，一边用带着口音的英语问路，“嗯…请问，往哥大该怎么走？”

因为这一下的犹豫，好多人干脆就摆摆手，直接从他旁边走过去了。好不容易最后有一个人停下来，多半还是因为莱万漂亮的蓝眼睛，听完以后就随便指了指，说还有好远，如果你走不一定走的过去，打辆车或者坐地铁去吧。

莱万道了谢，又被灌进来的凉风吹的打了个寒战，他把围巾紧了紧，自己也知道不顶什么事。最要命的是，这一下风已经把他外套的衣襟掀起来了，莱万拿手去捂的时候，觉得隔着衬衫，肚皮已经是一片冰凉，有闷闷的钝痛传来，弄不清只是受凉了还是有什么别的事情。他搓了搓手，希望坐地铁的时候能够运气好点。

旁边人递给他一张传单，出于在这种天气还要工作的同情，莱万接了过来。过了一会儿他拿起来一看，是应聘做omega应召男的小广告。

“你好，请问…罗伯特·莱万多夫斯基先生的办公室该怎么走？”穿着西装的中年男人拿出一张名片看了看，向前台确认到。

“我明白，您有预约吗？”美丽的前台女孩立刻微笑地回答。

男人点点头，“我姓史密斯。你告诉他是来谈广告合作的史密斯就可以。”

“我懂了，”女孩说，“请稍等，我跟他的秘书联系一下。”

男人抬起手看看表，在前台上磕磕名片，样子有点不耐烦，不过倒是也没说什么。

“请您稍等，”女孩放下电话，“他的秘书马上会过来带您进去。”

秘书很快来了，是个年轻的Beta，妆容简单精致，一见史密斯先生就很职业的微笑了一下，抬手请他跟着她过来。

“请您在这里稍等一下，”秘书把他领到财务部门，示意了一下旁边的沙发。

“我约的是两点。”男人又抬起手确定了一下，现在正是两点。

“是这样，史密斯先生，”秘书叹了一口气，侧过来轻声对他说，“希望您稍微体谅一下，莱万先生现在身体不是很舒服。但我向您保证，您不需要等很久。只是几分钟，可以吗？”

“好吧。”他还能怎么样，只能点点头。

2，我们都需要依赖陌生人的善意

“我不知道怎么坐到这里，”莱万用手指了一下好不容易找到的地铁图，他手机没电了，也没法拍照，只能拿着纸质地图找工作人员问。同时他心里暗骂自己像个没见识的小学生，但这事情实在不能怪他，他离开波兰去美国求学之前，基本没坐过地铁；来了美国之后，学校离寄宿家庭并不远，去远一点的地方一般都由他或者托尼开车去。好吧，他挫败的承认，对付这些换乘路线的经验，他大概还不如现在的小学生。

“我帮你买票吧。”工作人员说，用笔点了一下，“在这一站换乘就好。”

莱万对她笑了笑。

大概是晚高峰将至，纽约地铁的拥挤程度比他想象的还恐怖很多，他往地下走的时候，就有很多穿着西装或者高跟鞋的身影从他旁边飞驰而过，让莱万不禁抓紧了扶手，小心自己不要被他们撞飞下去。他心里觉得自己小心的有点过分，毕竟那些女人往往身材娇小，男人也至少有一半没他高挑。但他脑子中闪过托尼一百零一遍的严肃教诲，“罗伯特，你现在不比平时。”也就索性慢慢扶着扶手走了下去，眼睁睁的看着一班地铁从他眼前飞驰而过。

当他好不容易挤上第三班地铁，他觉得自己简直要窒息——根本找不到扶手，也根本不需要扶手，这里的人多的似乎连空气都能带走，更别说空间了。莱万觉得从吹了凉风就开始一跳一跳的太阳穴已经扩散成明显的头痛，但他也顾及不了这些，只用手为自己的腹部支出一块空间，后悔为什么不在冷风里多排一会儿队等出租。

“你干什么……”，被他的手碰到的高大Alpha不满意的说了一句，愤怒地回头，但还没等莱万道歉，他的表情就变了，直接向座位挤过去，大声问着，“谁给他让个位置，这里有一个怀孕的Omega！”

“没关系的。”莱万连忙摆手，但已经有人从座位上站了起来。高大的Alpha也已经为他开好了路。

“你怎么会选坐晚高峰的地铁的？”坐下以后，那个Alpha问他。

“今天下午跟医生约了检查，”莱万叹口气说，“不过我还没拿到美国的驾照，而且最近有可能会头晕，就也没想着开车。”

“应该找家人带你来的。”

“以前都是那样，这次就觉得路都知道，我自己来好了。”

Alpha对他翻了个白眼。莱万低头揉了揉眉心，忽然一下子笑了起来。

史密斯在座位上坐了一会儿，好在，还没等他盯那个紧闭的办公室门盯的不耐烦、拿出文件夹里的协议来看，秘书就起身敲了敲门，接着把门打开了。

穿着西装的男人正坐在座位上，看见史密斯走进来，立刻站起来，一只胳膊支撑着桌子，一只手伸过来跟他握手。他闻起来是初夏海滨的味道，本来应该是晴朗的阳光，却被微咸的海风和冰凉的海水（就像他的手一样）盖了过去，隐隐约约的还有一点点奶香。

史密斯有点惊讶精明能干在业界已小有声誉的莱万先生是个Omega，还是个这样年轻英挺的Omega。但他虽然是个老古板，倒是也不会特别有什么歧视。只是挑了挑眉坐下。

“我很抱歉，先生，”办公桌后的男人说，史密斯才注意到他看起来有一点倦态，一手还支在腰上，“只是孕期的头三个月总是很难受。”

难怪啊。

“没关系啦，”史密斯发现自己难得的微笑起来，“我太太之前也是这样，吐的什么都吃不下，还腰酸背痛的，你可以考虑给座椅买个靠垫……这都是二十年前的事情了。”

莱万听他说到靠垫，就有点不好意思的把手从腰上放开，轻咳了几声，说：“那我们就开始吧。”

史密斯也没说什么，只是注意到没过几分钟，Omega从腰上拿下来的手又下意识的回到了还没显怀的小腹上，这次他没有说破，只是不动声色地继续念合同上的条款。

3，……和家人朋友的爱

当莱万好不容易回到家，已经七点半了。走到门口的时候他想，生完这个如果再生他脑子就有问题。托尼的妈妈开了门，一看是他，一边欢迎他进来，一边回头对屋里用德语喊了几句。她一向是很稳重的人，莱万想，也不知道是什么让她那么激动。

“托尼呢？”他进了屋，换了准备好的防滑绒绒拖鞋，屋里空调开的很暖和，他顺手把外套脱下来搭在客厅椅背上。

“他去接你了。”母亲叹了一口气，把他扔在椅背上的衣服叠起来，“我叫他爸爸给他打电话了。”

莱万这才一惊，他确实知道自己回家晚了半小时，手机也打不通，但毕竟他是个大活人，谁知道托尼这么着急的就出门了。

“你手机怎么关机了？”母亲说，又来摸他的手。莱万刚想解释一句，就被她惊呼的“这么凉！”打断了，接着，就是被她拖到沙发上坐下，被绒毯子堆了起来。

“我没事啦。”用两只手拽着厚毯子不让它掉下来，莱万无奈地解释。

“还没吃饭吧？我去给你热。”根本不听他说什么，母亲已经一阵风一样走开了，“我今天做了你喜欢吃的……”

“谢谢。”莱万低声说，他本来还想问问托尼的事情——明明托尼比他还小两岁，才是应该最被照顾的对象。但最后看着母亲在厨房里忙碌的背影，他也没有问出来。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的天气，这样的环境和饭让他想起来他自己的家，和他自己的母亲。

最后的结局可以写进莱万人生最丢人的十件事之一了——他在裹着毯子喝汤的时候鼻子一酸、眼圈红了。简直比小娘们还小娘们——尽管他后来辩称这只是因为烫的，不是因为头疼也不是肚子不舒服，还是招致无辜的托尼·克罗斯在刚急匆匆进门的时候就被父亲抓住、不分青红皂白的挨了一顿训。

快下班的时候，艾登·阿扎尔跑进莱万的办公室里来。

“你还好吗？”

“就那样吧，”莱万叹口气，靠在自己的座位上，“你当时有没有觉得腰特别疼的。”

“前三个月没有，”艾登同情的看了他一眼，“不过我也没有像你这样吐的死去活来。但是坏消息是，一旦它开始长起来，后几个月都会非常疼。”

莱万闭上眼睛，“我都快忘记我当时是怎么样度过的了。说真的，我当时还硕士在读，就抱了第一个孩子，简直是脑子有问题。”

“怎么回去？”

“开车，”莱万说，“他去幼儿园接孩子了。”

“我送你回去得了。”艾登说，“看你这半死不拉活的样。”

“我没有，”莱万说，翻了翻桌上的文件，“就是现在能把早饭和午饭都吐的干干净净，我实在拿他没办法。”

“虽然作为你的老板……之一，不能教唆你迟到早退吧，但是我觉得如果没有事的话，你也许可以稍微在家里歇一会儿再来。”

“没必要，”莱万摆摆手，“每天六点多就开始了。这样算下来，我醒的比之前还早了。”

这时候秘书敲门进来，莱万示意他们没在讨论什么严肃话题，她可以直接说，于是秘书就开口了，“凯瑟琳夫人邀请您去参加今晚在她家举办的聚会，她说有人要介绍给您认识。”

“凯瑟琳夫人是谁？”艾登问。

莱万无力的摆摆手，“你还记得我们上次想搞定的那个天使投资人吗？”

“啊？”

“他的情人。婚外。”莱万说，收获了艾登的一片啧啧称奇。

“所以你要去吗？”艾登问。

“去吧，”莱万说，划拉着手机，“我网上也没什么安排。”

“就你现在这样？”艾登瞪圆了眼睛。

“没事的，”莱万说，斜倚在桌子上，“我跟托尼说一句，不喝酒就好。”

“让奥利维尔替你去吧。”艾登说。

“艾登，”莱万叹了一口气，“之前一直是我跟她接洽的。”

“不用担心，”艾登一屁股坐在办公桌上，此时倾过半身子来，去摸他的头，被莱万躲开了，“吉鲁之前也干过这个的。而且你要相信前男模的魅力。”

“你放心吗？”莱万笑了笑，“她非常漂亮，以我的眼光来看，也极有魅力。”

艾登直接向他比了个中指。

“至少这样就省着我给他做饭了。”艾登说。

“得了吧，”莱万说，“我上次去你们家是他在厨房里。我打赌你连电磁炉都不会开。”

“……不想谢谢我吗？”

“谢谢。”莱万说，这次是非常真诚的。

4，最后，请再次欣赏一下莱万的两次谎言——

七年前；生完这个如果再生，他脑子就有问题。

现在：我当时还硕士在读，就抱了第一个孩子，简直是脑子有问题。

结论：他脑子一直都有问题。

#这下办公室彻底变成小姐妹办公室了#

撻扎番外2——选择题

很多年前，艾登·阿扎尔的老师告诉他，如果不知道该做什么，就永远选择C。好学生艾登一直不解其意，摇摇头就忘记了这条箴言，直到多年以后，他才恍然大悟。

问：如果你在跟男友吵架以后习惯性的说我们分手吧，但是不同于以上108次，这次他说了“好”，而且扬言“我明天就给房子找一个新的主人”。你点点头，虽然还是有点措手不及吧，不过作为一个有骨气的人，你还是打算立刻收拾行李回你自己家——就在快出门的时候，你忽然感觉肚子开始疼，感觉很像……闹肚子？这时候你该怎么办？

- A，忍着
- B，立刻气势汹汹地出门然后求助邻居或者公共卫生间
- C，上趟卫生间再走

他妈的，阿扎尔在心里暗骂，小腹传来的古怪痛意和咕噜咕噜的声响让他暂时没法开口说话——此时，他正站在门口，手边是刚收拾好的箱子。

“那就，再见了？”吉鲁还坐在餐桌旁，手搭在椅背上，高大的身躯占据了整个凳子，时至黄昏却没有开灯，熹微的光线让人看不清他的神情。

“奥利维尔，”阿扎尔艰难地开口，希望这样听起来亲切一点，“我可以最后用一下你的卫生间吗？”

吉鲁显然愣住了，没想到他们之间可能是最后一句话居然是这样的。不过他马上就摆了摆手，表示他不介意——阿扎尔也不管他介不介意了，比利时人甚至在吉鲁做出动作之前就甩开箱子、从他旁边小碎步走了过去。你知道为什么要小碎步的，对吧。

吉鲁还坐在座位上，转头看着外面默默的想事情，暖黄色的阳光照在他侧脸上，看上去十分忧郁，又恰到好处的性感，足以在社交网站上收到几十个D罩杯裸聊邀请。只不过，他

保持这个姿势五分钟，就觉得脖子有点疼，再过一会儿，他就忍不住开始看表，希望阿扎尔能够快点出来，不然他的姿势就白保持了。

看了三次表以后，他的心情已经过山车般的从忧郁过渡到好奇再到担忧。忍不住站起来，想要敲敲卫生间门，问他到底怎么了。

不过，当他在卫生间门口站定，听着里面穿过来的、断断续续的来自他……前男友的低声呻吟和抱怨，大概也就明白了个大概。阿扎尔显然也听到了他的脚步声，可能是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吧，吉鲁发现那些声音一瞬间全都消失了。忍着是很难受的，吉鲁轻轻敲了敲门，说让他不要担心，他可以想待多久就待多久。

艾登一定在心里骂他了，吉鲁窃笑着从门前走开，又忽然不笑了——这有什么可开心的呢？不过他旋即为自己找到了一个理由，看到自己前男友的窘迫难道不让人高兴吗？只是，这个理由想出来以后，不知怎的，他也笑不出来了。

大概二十分钟左右，阿扎尔终于从卫生间里出来了。不过他看起来却比进去的时候更加脸色惨淡，脸颊上还有一滴水，不知道是洗了脸，是虚汗，还是什么其他东西。

“我走了。”，他简单对吉鲁点点头，走到门口扶起了被他碰倒的箱子，蹲下的时候还扶着膝盖顿了一下，似乎有点疲惫。忽然，像是想起了什么，他又回转了身体，对吉鲁说，“谢谢你。我觉得冰箱里的牛肉就不要吃了，中午就我吃了而你没吃，应该就是它闹的。”

问：如果你的前男友在吃了你做的午餐以后疑似食物中毒，那么你应该，

A，让他自生自灭

B，激动的告诉他自己做的饭肯定没问题，一定是他自己昨天晚上蹬被子闹的，并拿你未出生的女儿起誓

C，确认他的状况

“艾登，”，在想明白之前，吉鲁已经往前迈了一步，而且莫名其妙的，他还抓住了小个子空出来的那只手，然后，想不想明白立刻就被他抛去了九霄云外，作为一个机警的男人，吉鲁在十分之一秒内抓住了新的重点，“你是不是发烧了？”

“啊？”阿扎尔回转过身来，他本来是打算去开门的，这下几乎就背靠在了门板上。

“你他妈的绝对是发烧了，艾登，”不由分说的，吉鲁已经把一只手搭在了他头上，阿扎尔昏昏沉沉的脑子还没从“发烧”“肠胃炎”这些词汇中反应过来，他只是觉得他们的姿势很奇怪——他背靠在门板上，而吉鲁倾身过来，一只手把他圈在门板和自己之间。

“我不能让你这么出去。”吉鲁严肃的说，“至少你要先吃点药。”

“我回去躺一会儿就会好的。”阿扎尔仰着头反驳，努力忽视肚子里从上了一次卫生间以后就再也没断过的丝丝拉拉的疼痛。

“这是我的错误，”吉鲁说，“如果我没有解决好，就是历史遗留问题。所以，要么吃药，要么我直接送你去医院，你自己选吧。”

听起来很有道理的样子，鬼使神差的，阿扎尔就跟着迷迷糊糊的点了点头，说：“那就吃药吧。”

他不知道情景为什么就接着发展成这样了——阿扎尔坐在客厅沙发上，一只手抓着把他裹起来的毛毯，一只手捂在热水袋上，而吉鲁正在厨房里倒水沏药。这时候他发现自己可能确实发烧了，因为他坐下来时就感觉到一阵如释重负。思绪也像飘在云端一般，甚至想到了上个月他和吉鲁坐在沙发上，也是围着这个毯子看恐怖片的样子。

“你的药。”奥利维尔端着一个碗过来，在他面前蹲下，“喝吧，喝完就可以分手了。”

“烫吗？”阿扎尔把放在暖水袋上的手从毯子里伸出来，想要接过来却忽然停住了。

吉鲁用手在碗上面虚晃了一下，说：“不烫。”

“苦吗？”

这下吉鲁没法直接回答了，他想了想，直接端过来喝了一大口，也算预防了，谁知道一会儿会不会倒下两个呢，阿扎尔眼睁睁看着他喝了一口，棕色的药液还有一滴沾在他精心修剪的胡子上，“不苦。”

阿扎尔才拿过来，在吉鲁的注视下把药一口喝掉了。

吉鲁满意的点点头，“你就在这坐一会儿，观察一下怎么样。我再给你带一盒这种药。”

说完，他就转身去屋里又拿了一盒，站在灯下检查了一下生产日期，然后打开了他前男友收拾的小箱子，半天没动，只见眉头越皱越紧。

又整理了一下措辞，吉鲁才说，“艾登，为什么要把我们的合影带走，我就洗了这一张。”

“我可以把你剪下来。”

“这个就算了，”吉鲁说，“但是你也太蛇蝎心肠了吧，居然把我电动牙刷的充电器也带走。”

“我的丢了，”阿扎尔把吉鲁刚才顺手插进他嘴里的温度计拿出来，才终于可以正常的加入争吵，“所以我只能用这个。”

“算了，我不跟病人吵架。”吉鲁说，又草草的把他前男友的行李装好，合上盖子，不过连他自己都觉得有点底气不足，算起来，可能开始跟他就公司发展问题吵起来之前，艾登就在发烧了。

阿扎尔没有回答他，等吉鲁回头，他已经把毯子往旁边一扔，捂着嘴冲进了卫生间。这次吉鲁没犹豫，直接尾随过去了，还用脚别住了即将甩到他脸上的门。

问：经过了解，你的前男友被你做的饭毒害的很深，这时候你该——

A，向他推销法国人的治病土方子，趁机让他交出你的充电线

B，给他做心理辅导，告诉他你多么好，让他向你道歉，然后你再甩了他

C，送他去医院，然后过两天找个新的气死他

“你非要去医院不成了。”吉鲁判断，轻轻拍着艾登的后背，“药吃了就吐，看起来是非常严重了。”

“有那么厉害吗？”阿扎尔向他伸出一只手，借着他的力道好不容易站了起来，“如果不吃东西歇一两天应该就好了。”

“我觉得要去。”

“我自己觉得不用。”

“要去。”

“不用。”

艾登抬起头看着他，虽然说话的气势下去很多，但语气跟几个小时前说网站不需要更多广告一样坚定。也如同几个小时前一样，吉鲁克制了一下自己想把他揽过来的冲动。反正他不再属于你了，他对自己说，而且他是个成人了。

“好吧。”吉鲁说，“但是要看接下来的状况，如果太厉害的话我一定要送你去医院。”

话说出来就有点奇怪了，好像形成了什么许诺一样。艾登气势汹汹的眼神一下子软了下来，偏过头去，才说，“这样不会耽误你明天带新男友来吗。”

这时候说他误会了已经太晚了，吉鲁只能硬着头皮接上：“他很听话的，我可以让他后天来。而且，这又不意味着我们不分手了，只是明天再分而已。”

阿扎尔点了点头，“很公平，那就麻烦你了，我住客卧好了。”

问：现在你不小心邀请了你的前男友过夜，你应该安排他住哪里——

A，让他单独去住没有卫生间的客卧，你自己睡主卧

B，让他睡客厅

C，你们俩都住主卧

D，让他住主卧，你自己去住客卧

“不用那么麻烦，”吉鲁说，手支在门框上，“都睡主卧就可以，我再抱一床被子出来，反正床大，谁也不妨碍谁。你要是住客卧半夜还要跑过来借卫生间，会很吵的。”

阿扎尔点了点头，也不知道听进去没有，好像这一下午的争吵、发烧、腹泻和肚子痛已经消耗掉了他用来活蹦乱跳的能量。

吉鲁走到主卧，打开灯，床头的荧光表告诉他现在已经八点半了。他从橱子里找出一床被子来，把窗户关上又把空调打开。

“你躺这边就好，我在这边看会儿书。”吉鲁说，好像小学生在课桌上画楚河汉界。

艾登点点头，显然也没有心情判断哪片领地更大，就把衣服脱了换了睡衣，直接裹上被子缩了进去。吉鲁见得多了，也没有紧盯着他不放。只是坐在自己那边，打开床头灯戴上眼镜开始读书。

吉鲁本来以为这样就能安稳下来了，让他平平静静的度过分手的第一天，并且好好思考一番。但现实并没有那么顺遂人意——让阿扎尔睡着显然没那么容易，至少，在吉鲁放下书又拿起手机玩了没半小时贪吃蛇的时间里，他已经两次冲进了卫生间。吉鲁不用仔细观察就能发现比利时人显然肚子疼得厉害，不过他硬下心来，说服自己这个跟他没什么关系。唯一的问题是，时间对他来说显然也是煎熬——吉鲁发现自己已经漫无目的的盯了十分钟一头撞死的贪吃蛇。屏幕上不断闪烁的提示问他，“要重新开始吗？”

吉鲁点了退出。

生病和持续不断的折磨显然让阿扎尔也开始烦躁，最开始他还是安静的躺在那里，现在就开始忍不住了，不断在被子里扭来扭去，还把手支在额头上，抱怨吉鲁的灯亮的他根本没法睡着。吉鲁看着他想，也许人都是这样，不管平时脾气表现的脾气有多好，也总是指的顺风顺水的时候，真的经历点麻烦呢，谁都会忍不住像别人倾倒。

问：请问在这种时候，你会选择熄灯睡觉吗？

A，不会，我不会为了任何人、任何事情十点睡觉

B，会，因为我更怕磨叨

C，会，虽然我知道想吵的人还是会吵，但是我知道这样能让他感觉好一点

“晚安。”吉鲁说，合上了书，关上了床头灯。

果不其然，这样躺了没十几分钟，阿扎尔又小声开口说，“奥利维尔，你睡了吗？”

“还没。”

“可不可以把空调开高一点？”

温度并不低，吉鲁想，暖和的让他可以松松的搭上被子，但是他还是答应了，“好。”

“谢谢。”

在黑暗里过了不知道多久，吉鲁听着旁边人声音的呼吸渐渐沉了下去，就支起上身看了看——借着窗帘里透过来的月光，他看到艾登已经把被子都踹了下去，整个人环绕着肚子上的暖水袋蜷缩着，背对着吉鲁。他把手轻轻贴在他掀起睡衣露出的皮肤上——果然还在发烧，所以一会儿嫌热一会嫌冷的。

问：这时候你应该做什么？

A，不管他啊，活该

B，捏一把他的小肚子，等他惊醒就对他说，怎么一点没瘦啊

C，凑合的睡一晚，反正也就到第二天为止了，不是吗？

吉鲁又看了一会儿，叹了一口气，把自己的被子拎了起来，把艾登整个裹了进去，顺便把已经冷掉的暖水袋扔掉了。勺子一样的从后边抱住了他。

“你干什么？”怀里的人好像醒过来了，嘟嘟囔囔地问他怎么回事。

“还没到十二点呢。”吉鲁说，“你就睡吧。”

他们就这样睡着了，只是好景不长，吉鲁正在梦中畅游，就感觉怀里的人动了动，说“奥利维尔，”让他一下子回到了现实。

“奥利维尔”，阿扎尔又扭动了一下，“放开我一下。”

吉鲁松开了胳膊，艾登立马从他怀里挣开，鞋也没穿的跑进了卫生间，吉鲁半坐起来打量了一下四周，天还没亮，摁亮手机一看是凌晨四点。

操他妈的。

吉鲁把枕头竖起来，靠着枕头给莱万发了一条短信，说他和阿扎尔今天都有事不来了。

问：你昨天从跟男友说了分手开始，就一直倒霉，现在是凌晨四点，你坐在卫生间里低着头，脚踩着冰凉的地板，肚子疼的你想打颤，现在你应该——

A，跟你男朋友道歉，并承认他就是锦鲤，躺赢体质

B，出去跟他开个玩笑说你没事

C，承认可能你真的需要医生，但重申自己没做错，即使这意味着明天他就甩了你再找一个

阿扎尔打开卫生间门，发现吉鲁就站在外面，睡衣外面裹了一件外套，手臂上还搭着另一件。

“穿上，”，吉鲁把手上的大衣扔给他，“我送你去医院。”

那是吉鲁的大衣，长度基本都能到他脚踝了。还没有腰带，穿上以后简直像一个摇摇摆摆的小企鹅。吉鲁看了看，好像倒是挺满意的。

一路上他们几乎谁也没说话。吉鲁问了他一句你能坚持吗，得到一个白眼以后就没再吱声，只是一直压着超速的边缘狂奔。阿扎尔靠在副驾，更懒得说话，间或喝一口热水。在等红灯的时候，大概是觉得车厢里太寂静，吉鲁打开了收音机，午夜电台里传来流行乐队的曲子，阿扎尔就跟着哼了几句。

吉鲁一下子笑了起来。

问：你是一位年轻有为的医生，今天不得不告别你性感火辣的男朋友的被窝，来上夜班，现在你的门诊来了两个人，都在睡衣外套了一件大衣，你很快诊断出是矮个子那个得了急性肠胃炎，你开了单子让他去输液，并且叮嘱那个胡子修剪的跟你有一拼高个子的好好照顾他男朋友，矮个子却说他只是送他来的朋友。这时你应该说——

A，“要是他只是你朋友，sese就是我家狗的名字。”

B，“甭管他是你什么，男友还是炮友，能在半夜送你来医院的就是好友。”

C，什么也不说，微笑。让对方看着你美丽的蓝眼睛知难而退。

D，“回头看一眼，他已经把注意事项抄下来了。”

皮克只是笑了笑，什么也没说。等着阿扎尔自己回头，发现吉鲁已经老老实实的把注意事项一条一条写在了小本子上。

阿扎尔和吉鲁出去找护士挂了吊瓶，接着，他坐在走廊凳子上，看吉鲁一趟一趟的去办该办的手续、补交该交的钱，他的目光追随着他上上下下左左右右，手支着凳子让腿晃来晃去，好像一只看到飞机的小企鹅。

“你肚子还疼吗。”，吉鲁终于办完手续回来了，头上也挂了一层薄汗，一见他就问。

“还行。”，老老实实在地回答。

吉鲁在他旁边坐下来，显然觉得凳子有点凉，就问他要不要坐到自己腿上。

“我们已经分手了，你还记得吗？”

吉鲁也没搭理他，双手并在一起搓了搓，直接伸进了他衣服里，一只手揽着他的肩膀，一手去揉他的小肚子。

“睡吧。”，奥利维尔说，“都折腾半天了。”

路过的医生对他竖起了大拇指。

阿扎尔靠着他前男友的肩膀闭上了眼睛，不知道过了多久，他小声对吉鲁说，“我们不然把网站卖掉吧。”他不知道吉鲁听见了没有，也不知道自己后半句说出去了吗——我不想和你再吵了。

问：请问如果你的前男友已经主动承认错误（你认为是这样），你该怎么办？

A，和他和好，因为他手上还掌握着我的充电器

B，大丈夫一言九鼎，说最后一天就最后一天，过了今天当然要分手了

C，装死充愣，赖掉你曾经主动说过分手的事实

回家的时候已经破晓了，吉鲁迎着晨光开车，阿扎尔趴在后座接着睡，吉鲁从后视镜看了他几次，显然没有醒来的迹象。

到家的时候，就在吉鲁琢磨要不要把他抱回去的时候，小个子倒是揉揉眼睛坐起来了，还问他到家了吗。

“家”这个词让吉鲁心里一软。

吉鲁拿出钥匙开了门，还没等艾登说出更多的话，他就抢先说了，艾登本来垂着眼帘不怎么想听，吉鲁就拽着他的手，强迫他抬起头来，严肃的听讲——吉鲁说：“我要去睡一大觉，今天晚上之前都不会醒。所以——”

“所以？”

“所以我们分手要从明天开始。”

这个故事到这里差不多就可以结束了，但是，读者们似乎还有意见——

问：读者们对故事情节有什么意见？

A，没有开车！！

B，一点都不虐！

C，选择题太少了，除了C别的基本都太不人性，没有改变故事的可能

D，sese和皮皮根本就没有正面出镜

显然答案是C。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谁让我们的主人公，在作者给出选择之前，往往已经做出了自己的选择。甚至他们做的选择比我能给出的还要多。比如，在你看不到的地方——

问：如果你不想和你的男朋友分手，但是他似乎不打算给你机会了。这时，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让你俩不得不在一起多住一会儿，你觉得全身发冷而且肚子很疼，这时候你——

A，立刻去医院

B，大骂他在饭里给你下毒

C，尽量拒绝去医院，能拖一会儿是一会儿

你看，这个事情就是这样，有的时候表面上是选择题的问题，实际上题面远比答案更重要。所以，如果你也要做选择题，一个靠谱的老师，永远不会像阿扎尔小时候遇到的那位一样，告诉你一直要选C，而是会告诉你，注意审题。

跟我一起在心里默念一遍——

注、意、审、题

祝你好运。

END

#第二天扎扎的小皮箱不翼而飞了#

#其实这是《一千零一夜》吧#

#选择题有没有对这个故事一点影响也没有，只是作者的冷笑话无处安放#

曼哈顿租房记番外五

之前有一个哈内、两个撸扎和一个TK/莱万反转

含有皮水

人生最惨的不是你好不容易把孩子卸了货、还没来得及看看他的笑脸，就被医院告知有其他风险，需要卧床观察几天，住院的价格是2000美刀每天；也不是你们手里没什么现金，廉价保险并不负担这部分，因此住不起VIP病房；不是你的Alpha正处在事业上升期，本来就忙的天昏地暗，早中晚勉强过来看看你已经是极限，你看得出他的疲惫和黑眼圈；而是，你是一个镇静的德国人，而你的病友是一个闹腾的西班牙人。

那意味着什么？

那意味着你再也不可能睡的安慰了，白天有无数他的朋友来看他，带着贺卡、鲜花和水果，说着让你头痛的语言，像麻雀一样唧唧咕咕，然后震耳欲聋的大笑起来；晚上，他要听着一曲弗拉门戈舞曲入眠，跑调的好像没有调过弦。有的时候，歌还没放完，他先睡着了，导致那一首歌翻来覆去的被播放了十几遍，直到手机被耗完电量为止。

而这还不是最糟的，托尼·克罗斯翻了个身，用被子把自己卷起来，默默地想，最糟糕的是，你的病友能插队进病房，是因为他的Alpha是这里的妇产科主任，这让他们几乎每天都腻歪在一起，从早安吻到晚上发出虽然听不懂，但成年人人都知道意味着什么的声音。

这还意味着，克罗斯让自己靠起来，看着雪白的墙发呆，你根本就不敢告诉他你被噪音折磨的根本睡不好觉，是他的丈夫给你动了手术，而且，天啊，你看到那个Omega身上的纹身（克罗斯低头看了看，认为自己胳膊上的狮子王卡通画完全无法跟对方后背的整面壁画相媲美）和大金链子了吗？他叫什么来着，sese？

“Sese，”，克罗斯调整好表情，对着病友尽可能甜美地微笑了一下，酝酿了半天的勇气还是在看到对方正在晨光里试练着二头肌的场景后吓了回去，“早上好。”

……然而这一切都不能告诉莱万，当罗伯特晚上问他怎么样的时候，克罗斯还是对他笑了笑，说他很好，可以把孩子抱过来给他看看吗？只不过没说几句话，他就不由自主的闭上了眼睛，Alpha的味道让他感到了久违的安心，除了消毒水以外，病房里的气味随着人来人

往变得非常复杂，偶尔还有些让他闻了胃里一阵翻搅的西班牙海鲜饭味，而此刻莱万倾身过来，就好像一片荫蔽，将他环绕起来。

莱万了然的帮他掖好被角，说等你好了自己去看吧，却在托尼又睁开眼睛盯着他的时候败下阵来，说里奥很好，就像一头小牛一样壮实。

不要像一头小牛一样壮，托尼近乎无意识的喃喃自语，我听小牛这个词听的有点害怕了。同时他想到，自己孩子确实最好不应该来这个地方，万一他学会的第一句是西班牙语呢，毕竟那些来来往往的人，说话都那么富有感染力。

不然我就陪陪你，莱万说，今天让我陪床，好不好？托尼闭着眼睛，感觉他应该是笑了。

这么晚了，托尼睁开眼睛看看外面，你上哪里买折叠床啊。再说，你明天还有事情吧。

事情永远都有，莱万摸摸他的额头，我趴旁边就好了，看你起来我就走。

一个西班牙味道的英语从旁边传过来，我不是要偷听的，隔壁床的病友支撑着床头坐起来，但是如果你们不嫌弃的话，可以用sese的折叠床。

皮主任今天不来了？克罗斯皱皱眉问，皮主任就是天天来病房骚扰他病友的那一位。

他有一台重要手术要做，病友说，大概是半坐着这个姿势让刚刚生完小牛的他还有点累，索性又躺了回去，大出血，虽然我也听不懂吧，但是好像很严重，也许那个人比我更需要他呢。

克罗斯点点头，心里感觉复杂，嘴上却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措辞，只是无端想起当时他进手术室的时候，痛的视野模糊，也曾朦朦胧胧的听到有人对他说，放松，深呼吸，深呼吸，想必那就是皮克了。

半夜的时候托尼起了一次夜，看莱万还趴在床边睡着，就尽量轻的起了身，刀口不能抻到，只能很别扭的侧着身子下床，把重心压在一条腿上，一瘸一拐的往卫生间去。这些日子他都这么过，倒也习惯了。也不是没想过如果Alpha在身边的话……但托尼一向都是理性的类型，倒是也没什么求全责备的意思。

等他出来关了灯，发现莱万正站在门口，西装披在肩上，表情在黑暗中看不分明。

没说什么，莱万就上前一步，扶住他的腰，让托尼把大半个重心交给他，引导着他慢慢往床上走去。先坐在床边，再蹲下身，把他双腿抬上去。

你折叠床呢？乖乖躺好了，托尼才想到这个，压低声音问了一句。

皮主任回来了，莱万指了指，我还给他了。我守半晚上，他守半晚上。

还没等克罗斯皱眉再说你这样太辛苦，莱万就靠过来亲了他一口，他们的呼吸在黑夜中交缠，甚至在亲完以后还不愿意分开，只是离得很近，一眨不眨的在黑夜中彼此凝视。

会好的，莱万说，马上就能出院了。

没必要这么说，托尼用手轻轻从他肩头滑下去，看了看隔壁床的皮医生和睡的正香的病友，又看了看莱万，才补充道，我觉得这里没那么次。

谢谢您！